

史記

冊十七

史記卷六十九

漢 太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蘇秦列傳第九

蘇秦者東周雒陽人也蘇秦字季子蓋蘇忿生之後己姓也譙周云秦兄弟

五入秦最少兄代代弟厲及辟鶴並為游說之士此

軒里之朝也藝文志云蘇子三十一國策云蘇秦維陽

王城為東事師於齊而習之於鬼谷先生

城有鬼谷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駟案風俗通義曰

陽頴川陽城並有鬼谷墟蓋是其人所居因為號駟

出游數歲大困而歸蘇秦欲神祕其道故假名鬼谷兄弟嫂妹妻

史記卷六十九 中華書局聚

妾竊皆笑之曰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逐什二以

為務今子釋本而事口舌困不亦宜乎蘇秦聞之而

慙自傷乃閉室不出出其書徧觀之索隱音遍觀謂盡觀覽其書

曰夫士業已屈首受書索隱謂士之立操業者素也本也言本已屈首低頭受書也

也於師而不能以取尊榮雖多亦奚以為於是得周書

陰符伏而讀之期年以出揣摩曰此可以說當世之

君矣集解駟案戰國策曰乃發書陳篋數十得太公

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踵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

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鬼谷子有

揣摩篇也索隱戰國策云得太公陰符之謀則陰符

是太公兵法揣摩音初委反摩音姥何反鄒誕本作揣

靡靡讀亦為摩王劭云揣摩情摩意是鬼谷之二章名

非為一篇也高誘曰揣摩定也摩合也定諸侯使讎其
術以成六國之從也江邃曰揣摩求說周顯王顯王左
人主之情摩而近之其意當矣
右素習知蘇秦皆少之索隱謂王之左右素慣習知
智說淺故少之劉弗信乃西至秦秦孝公卒說惠王
氏云少謂輕之

曰秦四塞之國

正義東有黃河有函谷蒲津龍門合

大隴山及隴山關大震鳥蘭等關

北有黃河被山帶渭東有關

河

流又為地界里江謂岷江從渭州隴山之西南

山東北流至勝州南流至華州又東北

西有漢中南

有巴蜀北有代馬

又有馬謂代郡馬邑也地理志代郡兼

之利此天府也

周禮春官有天府鄭玄曰府

以秦士民之衆兵法之教可以吞天下稱帝而治秦

王曰毛羽未成不可以高蜚文理未明不可以并兼

方誅商鞅疾辯士弗用乃東之趙趙肅侯令其弟成

為相號奉陽君奉陽君弗說之去游燕歲餘而後得

見說燕文侯

文侯說音稅燕

曰燕東有朝鮮遼東

朝鮮音潮北有林胡樓煩

郡地理志樓煩屬鴈門

北西有雲中九原

地理志雲中九原二郡名秦

東郡北四在勝州也雲中郡城在榆林縣南有嘑沱易

水嘑沱出鹵城案周禮曰正北曰并州其州嘑沱鄭玄曰

地理志鹵城縣名屬代郡嘑沱河自縣東至參谷又

東至文安入海也呼沱出代州繁時縣東南流

州經五臺山北東南流過定州流入海易水出易地方

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車六百乘騎六千匹粟支數

年百乘戰國策車七南有碣石鴈門之饒策碣石山

在常山九門縣地理志大碣石山在右北平北有棗

粟之利民雖不佃作而足於棗粟矣此所謂天府者

也夫安樂無事不見覆軍殺將無過燕者大王知其

所以然乎夫燕之所以不犯寇被甲兵者以趙之爲

蔽其南也秦趙五戰秦再勝而趙三勝秦趙相斃而

王以全燕制其後此燕之所以不犯寇也且夫秦之

攻燕也踰雲中九原過代上谷彌地數千里雖得燕

城秦計固不能守也秦之不能害燕亦明矣今趙之攻燕也發號出令不至十日而數十萬之軍軍於東

垣矣

索隱地理志高帝改曰真定邑在恆州真定縣南八里故常山城是也

正義

趙之東

渡噓

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國都矣故曰秦之攻燕也戰於千里之外趙之攻燕也戰於百里之內夫不憂百里之患而重千里之外計無過於此者是故願大王與趙從親天下爲一則燕國必無患矣文侯曰子言則可然吾國小西迫彊趙

正義

貝冀燕趙四州七國時屬趙卽燕西

界南近齊

正義

河北博滄德三州齊地北境與燕相接隔黃河

齊趙彊國也子

必欲合從以安燕寡人請以國從於是資蘇秦車馬金帛以至趙而奉陽君已死卽因說趙肅侯

索隱世本云肅

言侯名

曰天下卿相人臣及布衣之士皆高賢君之行

義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

正義

奉雖然奉陽

君妬君而不任事是以賓客游士莫敢自盡於前者
今奉陽君捐館舍君乃今復與士民相親也臣故敢
進其愚慮竊為君計者莫若安民無事且無庸有事
於民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
而不得則民終身不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
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
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交
也願君慎勿出於口請別白黑所以異陰陽而已矣

索隱

戰國策云請屏左右白言所以異陰陽其說異此然則別白黑者蘇秦言己今論楚國之利必使分

明有如白黑分別陰陽殊異也

君誠能聽臣燕必致旃裘狗馬之地

齊必致魚鹽之海楚必致橘柚之園韓魏中山皆可使致湯沐之奉而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包利五伯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

之所以放弒而爭也今君高拱而兩有之此臣之所

以為君願也今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

必弱楚魏正義楚東淮泗與齊接境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効

宜陽宜陽効則上郡絕正義西韓大郡也上郡在同州西

北言韓弱與秦宜陽正義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華等地也言

城則上郡路絕矣正義河外割則道不通正義華等地也言

山分秦晉之境外地則道路不通上郡矣華山記云此

秦寧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孰計也夫秦下軹

道則南陽危正義軹音止故亭在雍州萬年縣東北

屬韓言秦兵下軹道從東渭橋歷劫韓包周則趙氏

自操兵正義趙邯鄲故須危起兵自守正義索隱操兵戰

國策作據衛取淇卷則齊必入朝秦正義權反正義案卷兵

銷鑠正義志云卷縣屬河南戰國策云據衛取淇無卷字正義

史必來朝秦則齊秦欲己得乎山東則必舉兵而嚮趙矣

秦甲渡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之下矣

徐廣曰常山有蒲吾縣紫隱徐氏所引據地里志而知也正義番音婆又音蒲又音盤疑古番吾公邑也

括地志云蒲吾故城在鎮州常山縣東二十里漳水在潞州言秦兵渡河歷南陽入羊腸經澤潞渡漳水

守蒲吾城則與趙戰於都城下矣此臣之所為君患也當今之時山

東之建國莫彊於趙趙地方二千餘里帶甲數十萬

車千乘騎萬匹粟支數年西有常山正義在鎮州西南有河

漳正義河字一作清即漳河也在潞州地理志濁漳出長子鹿谷山東至鄴入清漳東有清

河正義清河今貝州北有燕國正義三家分晉趙得晉陽襄子又伐戎取代既云西有常

山者趙都邯鄲近北燕也燕固弱國不足畏也秦之所害於天下

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

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無

有名山大川之限稍蠶食之傳集解附國都而止韓案音

魏不能支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規則禍必中

於趙矣此臣之所爲君患也臣聞堯無三夫之分舜
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
武之士不過三千車不過三百乘卒不過三萬立爲
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之彊弱內度
其士卒賢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
已形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
臣竊以天下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度
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爲一并力西鄉而攻秦秦
必破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見破
於人也正義破人爲破前敵也臣人之與見臣於人
也正義臣人謂己爲彼臣也臣於人者謂我爲主使
彼臣己也正義臣人謂己得入爲臣臣於人謂己
事他人豈可同日而論哉夫衡人者正義衡音橫皆欲
割諸侯之地以予秦也案隱案衡人卽游說從橫之士
也東西爲橫南北爲從秦地

東西橫長故張儀相秦為秦連橫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聽竽瑟之

音前有樓闕軒轅記俗本有作軒冕者非本文也後

有長姣美人文云姣音絞說國被秦患而不與其憂

是故夫衡人日夜務以秦權恐惕諸侯音呼曷反

孰計之也臣聞明主絕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

之門故尊主廣地疆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

為大王計莫如一韓魏齊楚燕趙以從親以畔秦令

天下之將相會於洹水之上出汲郡林慮縣通質

剗白馬而盟言通其交質之實又音躡以要約曰秦攻楚

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絕其糧道謂擁兵於

也宜陽趙涉河漳欲與韓相援以涉河漳而西燕守常山

之北秦攻韓魏謂道蒲則楚絕其後謂出

兵武關以

之絕秦兵齊出銳師而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

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皋正義在洛水縣魏塞其道索隱其

即河內之道戰趙涉河博闕集解徐廣曰齊威王六

國策其作午平博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

關齊涉勃海正義齊從滄州韓魏皆出銳師以佐之

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索隱河外

沃等處也齊涉清河正義齊從貝燕出銳師以佐

之諸侯有不如約者以五國之兵共伐之六國從親

以賓秦索隱謂六國之軍共為合從則秦甲必不敢

出於函谷以害山東矣如此則霸王之業成矣趙王

曰寡人年少立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也今

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乃飾車百

乘黃金千鎰白璧百雙錦繡千純集解駟案純匹端

過五兩索隱按一鎰一金也鄭玄曰一鎰二十四分

又禮鄉射云某賢於某音淳高誘注戰國策音屯屯東也

武之胙於秦惠王惠王使犀首攻魏禽將龍賈取魏

之雕陰且欲東兵索隱魏地也劉氏云在龍門河之

縣北在鄜州洛交蘇秦恐秦兵之至趙也乃激怒張儀

入之于秦於是說韓宣惠王索隱世本韓宣曰韓北

有鞏洛成皋之固索隱二邑地理志二縣並屬河南韓西有

宜陽商阪之塞集解徐廣曰商一作常索隱劉氏云

險塞也宜陽在洛州福昌縣東十四里商阪之

有宛穰洧水集解駟案宛穰二縣名並屬南陽洧水名出

鄭東南流入新南有陘山集解徐廣曰召陵有陘亭

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彊弓勁

弩皆從韓出谿子集解駟案許慎云南方谿子蠻夷

以爲南方蠻出少府時力距來者集解韓有谿子弩

種之弩案時力者謂作之得時力倍於常故名時力

也距來者謂弩勢勁利足以距來敵也索隱韓又有

少府所造時力距來二種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

足而射百發不暇止索隱超足謂超騰用勢蓋起是

也正義超足齊足也夫欲放弩皆遠者括蔽洞胸近

坐舉足踏弩兩手揆機然後發之皆遠者括蔽洞胸近

者鎬奔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集解徐廣曰莊

北而郭象云冥山在案司馬彪曰冥山在朔州棠谿

州偃城縣西八十里吳房有棠谿亭正義故城在豫

陽集解駟案淮南子合賻集解駟案音附徐廣曰一

春秋後語鄧師宛馮集解徐廣曰榮陽有馮池索隱

於馮池鑄劍龍淵太阿集解胡案吳越春秋曰楚王

乎風胡子曰越有歐冶寡二人欲因劍子請此龍淵二劍可

阿紫隱案晉太康地理記曰汝南西平有龍泉也

以淬刀劍特堅利故有龍泉水之劍楚之寶劍也

特堅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齊辨之曰白所以為不堅黃所以為不利也故

天下之寶劍韓為衆六曰棠谿二曰墨陽三曰合購四曰鄧師五曰宛馮六曰龍泉七曰太阿八曰莫邪

九曰干將也然干將莫邪匠名也其劍皆出皆陸斷西平縣今有鐵官令別領戶是古鑄劍之地

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鐵幕集解徐廣曰陽城出鐵幕鄒誕云莫一作

國策云當敵則斬堅甲盾鞬鐵幕鄒誕云莫一作穎劉氏云謂以鐵為臂經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

革抉集解徐廣曰一作決索隱拔芮拔芮集解駟案拔音

同謂楯也芮音如字謂繫楯之紛綬也正無不畢具謂方言云盾自關東謂之戲關西謂之盾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

言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

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

孰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皋今茲効之明年

又復求割地索隱鄭玄注禮云效猶呈見也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

則棄前功而受後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

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

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無為牛

後索隱戰國策云寧為雞尸不為牛從延篤注云尸

子之從後也猶進食牛後雖大乃出糞也雞口雖小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

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

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勃然作色攘臂

瞋目按劍仰天太息曰蓄氣而大呼也寡人雖不肖

必不能事秦今主君詔以趙王之教敬奉社稷以從

蘇子合從諸侯蘇秦也禮獅大夫稱主今嘉又說魏襄

王索隱世本惠曰大王之地南有鴻溝集解徐廣陳

汝南許鄆集解徐廣曰在潁川於懔切索隱音偃又

二縣又有鄆陳汝南今汝州豫州縣也昆陽召陵舞

陽新都新鄆集解鄆案地志云潁川有昆陽舞

理志昆陽舞初四年徙封殷後宋公於此更名宋新

樓邱章帝建初四年徙封殷後宋公於此更名宋新

二都屬南陽戰國策直云新鄭無新都東有淮潁正義

二潁川正義召陵在豫州舞陽在許州正義無胥其地西

有長城之界北有河外正義謂卷衍酸棗集解徐廣

縣有長城蓋據地險為說正義卷在鄭州原武縣北

州衍徐酸棗在滑地名地方千里地名雖小然而田舍廬廡

之數曾無所芻牧人民之衆車馬之多日夜行不絕

輜輶殷殷正義輜輶宏若有三軍之衆臣竊量大王

之國不下楚然衡人怵王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

正義衡音卒音卒有秦患正義卒音不顧其禍夫挾彊秦

之勢以內劫其主罪無過此者魏天下之彊國也王

天下之賢王也今乃有意西面而事秦稱東藩築帝

宮紫隱謂為秦築宮備其巡受冠帶祠春秋紫隱謂

度皆受秦之法春秋臣竊為大王取之臣聞越王勾
貢奉以助秦祭祀

踐戰敝卒三千人禽夫差於干遂干遂地名不

旁之高地故有江干河干是也又左思吳都賦云長
干延屬是干為江旁之地遂者道也於江干有遂道

因為名也干義在蘇州吳縣西北四十餘里萬安山

前遂西南山太湖夫差敗於姑蘇禽於干遂相去四
里十餘

武王卒三千人革車三百乘制紂於牧野今衛

州城是也周武王豈其士卒眾哉誠能奮其威也今
伐紂於牧野築之

竊聞大王之卒武士二十萬魏士武卒衣三屬之

甲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置戈復其冠帶劍贏
三日之糧日中而趨百里中試則復其戶利其田宅

衣音意屬音燭三屬謂甲衣也覆膊一也甲裳
二也脛衣三也甲之有裳見左傳贏音盈謂賣糗糧

中音竹仲反謂其筋力能負重所以得中試復音福
中試之人國家當優復賜之上田故云利其田宅

也蒼頭二十萬蒼頭謂以青巾裹頭以異於眾奮擊
二十萬廝徒十萬廝音斯謂廝養之卒廝音斯

謂炊烹供車六百乘騎五千匹此其過越王勾踐武
養雜役

王遠矣今乃聽於羣臣之說而欲臣事秦夫事秦必

割地以効實

謂割地獻秦以効己之誠實

故兵未用而國已虧

矣凡羣臣之言事秦者皆姦人非忠臣也夫爲人臣

割其主之地以求外交偷取一時之功而不顧其後

破公家而成私門外挾彊秦之勢以內劫其主以求

割地願大王孰察之周書曰絲絲不絕蔓蔓奈何毫

釐不伐將用斧柯前慮不定後有大患將奈之何大

王誠能聽臣六國從親專心并力壹意則必無彊秦

之患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

猶呈見也

奉明約在

大王之詔詔之魏王曰寡人不肖未嘗得聞明教今

主君以趙王之詔詔之敬以國從因東說齊宣王

齊宣王

世本名辟疆威王之子也

曰齊南有泰山東有琅邪西有清河

齊地

州

北有勃海此所謂四塞之國也齊地方二千餘

里帶甲數十萬粟如邱山三軍之良五家之兵高誘

注戰國策云五進如鋒矢高誘曰戰國策作疾如錐矢

呂氏春秋曰所貴錐矢者為其應聲而至無退戰

如雷霆解如風雨即有軍役未嘗倍泰山絕清河涉

勃海也正義言臨淄自足也絕涉皆度也勃海臨菑

之中七萬戶臣竊度之不下戶三男子三七二十一

萬不待發於遠縣而臨菑之卒固已二十一萬矣臨

菑甚富而實其民無不吹竽鼓瑟彈琴擊筑正義筑

大頭圓五絃鬪雞走狗六博蹋鞠者集解駟案劉向

擊之不鼓傳言黃帝所作或曰起戰國之時蹋鞠兵勢也所以

練武士知有材也皆因嬉戲而講練之蹋徒獵反鞠

求六反索隱王逸注楚詞云博著也行六碁故云六

博別錄云蹴鞠者蹴亦躡也促六反崔豹云起黃帝

時習兵臨菑之塗車轂擊人肩摩連衽成帷舉袂成

幕揮汗成雨家殷人足志高氣揚夫以大王之賢與

齊之疆天下莫能當今乃西面而事秦臣竊為大王羞之且夫韓魏之所以重畏秦者為與秦接境壤界也兵出而相當不出十日而戰勝存亡之機決矣韓魏戰而勝秦則兵半折四境不守戰而不勝則國以危亡隨其後是故韓魏之所以重與秦戰而輕為之臣也今秦之攻齊則不然倍韓魏之地過衛陽晉之

道

集解徐廣曰魏哀王十六年秦拔魏蒲坂陽晉封陵

道

在衛國之西南也

齊

戰徐說陽晉非也乃是晉陽耳衛地曹濮等州也

杜

預云曹衛下邑也陽晉故在徑乎亢父之險

剛

又苦浪反地理志縣名屬梁國

言

不得兩騎不得比行百人守險千人不敢過也秦

車

並行

雖欲深入則狼顧

正義

狼性怯恐韓魏之議其後也

是故恫疑虛喝

集解

駟案呼葛反恫音通恫恐懼之心也喝本亦作渴並呼合反高

誘曰虛揭喘息懼貌也劉氏云秦自疑懼驕矜而不

敢進作喝罵驕溢矜誇不敢進伐齊明矣則秦之不

能害齊亦明矣夫不深料秦之無奈齊何而欲西面

而事之是羣臣之計過也今無臣事秦之名而有疆

國之實臣是故願大王少留意計之齊王曰寡人不

敏僻遠守海窮道東境之國也未嘗得聞餘教今足

下以趙王詔詔之敬以國從乃西南說楚威王威王

名商宣曰楚天下之疆國也王天下之賢王也西有

黔中中郡其故城在辰州西二十里皆盤瓠後也巫

郡界東有夏州海陽

徐廣曰楚考烈王元年秦取夏州案左傳楚莊王

所在車胤撰桓温集云夏州城上數里有洲名夏州

其文甚明而劉伯莊以為夏州侯之本國亦未之

為得地理志海陽地闕劉氏云楚之東境也正義大

江陵中州也東南二十里在荆州南有洞庭蒼梧草湖是也

在岳州界蒼梧地名在道州南北有涇塞郃陽

曰春秋曰遂伐楚次于涇楚威王十一年魏敗楚涇

山析縣有鈞水或者郃陽今之順陽乎一年魏敗楚涇

涇之塞也紫陽涇山在楚北境郃音荀郃陽地當在

汝南潁川之界檢地地理志及太康地記北境並無郃

耳郃南有新陽縣應劭云在新水之新陽聲相近字變

是順陽蓋疎為園陰爾郃亦當然也徐氏云郃陽當

順陽故城在鄭州地方五千餘里帶甲百萬車千乘

騎萬匹粟支十年此霸王之資也夫以楚之疆與王

之賢天下莫能當也今乃欲西面而事秦則諸侯莫

不西面而朝於章臺之下矣秦之所害莫如楚楚疆

則秦弱秦疆則楚弱其勢不兩立故為大王計莫如

從親以孤秦大王不從秦必起兩軍一軍出武關一

軍下黔中則鄢郢動矣集解徐廣曰今南郡宜城

南九里安郢城在荊州江陵縣東北六里秦兵出武關則臨鄢矣兵下黔中則臨郢矣

臣聞治

之其未亂也爲之其未有也患至而後憂之則無及已故願大王早孰計之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令山東之國奉四時之獻以承大王之明詔委社稷奉宗廟練士厲兵在大王之所用之大王誠能用臣之愚計則韓魏齊燕趙衛之妙音美人必充後宮燕代橐駝良馬必實外廄故從合則楚王衡成則秦帝今釋霸王之業而有事人之名臣竊爲大王不取也夫秦虎狼之國也有吞天下之心秦天下之仇讎也衡人皆欲割諸侯之地以事秦此所謂養仇而奉讎者也夫爲人臣割其主之地以外交彊虎狼之秦以侵天下卒有秦患不顧其禍夫外交彊秦之威以內劫其主以求割地大逆不忠無過此者故從親則諸侯割地

以事楚衡合則楚割地以事秦此兩策者相去遠矣
二者大王何居焉故敝邑趙王使臣効愚計奉明約
在大王詔之楚王曰寡人之國西與秦接境秦有舉
巴蜀并漢中之心秦虎狼之國不可親也而韓魏迫
於秦患不可與深謀與深謀恐反人以入於秦故謀
未發而國已危矣寡人自料以楚當秦不見勝也內
與羣臣謀不足恃也寡人臥不安席食不甘味心搖
搖然如縣旌而無所終薄集解駟案今主君欲一天

下收諸侯存危國寡人謹奉社稷以從於是六國從

合而并力焉蘇秦為從約長并相六國北報趙王乃

行過雒陽車騎輜重諸侯各發使送之甚眾疑於王

者案疑周顯王聞之恐懼除道使人郊勞集解駟

案儀禮曰賓至近郊君使案儀禮蘇秦之昆弟妻嫂側目不敢仰視

卿朝服用東帛勞

俯伏侍取食蘇秦笑謂其嫂曰何前倨而後恭也嫂

委蛇蒲服以面掩地而謝委蛇謂面掩地而進

音蒲曰見季子位高金多也集解誰周曰蘇秦字季

為季子耳未必即其字九蘇秦喟然嘆曰此一人之

身富貴則親戚畏懼之貧賤則輕易之况衆人乎且

使我有雒陽負郭田二頃地沃潤流澤最為膏腴故

郭曰負吾豈能佩六國相印乎於是散千金以賜宗族

朋友初蘇秦之燕貸百錢為資及得富貴以百金償

之徧報諸所嘗見德者其從者有一人獨未得報乃

前自言蘇秦曰我非忘子子之與我至燕再三欲去

我易水之上方是時我困故望子深是以後子子今

亦得矣蘇秦既約六國從親歸趙趙肅侯封為武安

君乃投從約書於秦設者謂宣布其從約六國之事

以告於秦若作秦兵不敢闕函谷關十五年其後秦

使犀首欺齊魏與共伐趙欲敗從約齊魏伐趙趙王

讓蘇秦蘇秦恐請使燕必報齊蘇秦去趙集解徐廣曰自初說

燕至此而從約皆解秦惠王以其女為燕太子婦是

歲文侯卒太子立是為燕易王易王初立齊宣王因

燕喪伐燕取十城易王謂蘇秦曰往日先生至燕而

先王資先生見趙遂約六國從今齊先伐趙次至燕

以先生之故為天下笑先生能為燕得侵地乎蘇秦

大慚曰請為王取之蘇秦見齊王再拜俯而慶仰而

弔紫隱劉氏云當時慶弔應有其詞但史家不錄耳齊王曰是何慶弔相隨

之速也蘇秦曰臣聞飢人所以飢而不食烏喙者

本草經曰烏頭一名烏喙音卓又許穢反今之毒藥烏頭是也

為烏頭五歲為天雄為其愈充腹而與餓死同患也

劉氏以愈猶暫非也按謂飢入食鳥頭則愈今益无腹少時毒發而斃亦與飢死同患也斃音弊

燕雖弱小卽秦王之少壻也大王利其十城而長與

彊秦爲仇今使弱燕爲鴈行而彊秦敝其後以招天

下之精兵是食烏喙之類也齊王愀然變色音自慙

小反又七曰然則奈何蘇秦曰臣聞古之善制事者轉

禍爲福因敗爲功大王誠能聽臣計卽歸燕之十城

燕無故而得十城必喜秦王知以己之故而歸燕之

十城亦必喜此所謂棄仇讎而得石交者也夫燕秦

俱事齊則大王號令天下莫敢不聽是王以虛辭附

秦以十城取天下此霸王之業也王曰善於是乃歸

燕之十城人有毀蘇秦者曰左右賣國反覆之臣也

將作亂蘇秦恐得罪歸而燕王不復官也蘇秦見燕

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無有分寸之功而王親拜之

於廟而禮之於廷今臣爲王卻齊之兵而攻得十城
宜以益親今來而王不官臣者人必有以不信傷臣
於王者臣之不信王之福也臣聞忠信者所以自爲
也進取者所以爲人也且臣之說齊王曾非欺之也
臣棄老母於東周固去自爲而行進取也今有孝如
曾參廉如伯夷信如尾生得此三人者以事大王何
若王曰足矣蘇秦曰孝如曾參義不離其親一宿於
外王又安能使之步行千里而事弱燕之危王哉廉
如伯夷義不爲孤竹君之嗣不肯爲武王臣不受封
侯而餓死首陽山下有廉如此王又安能使之步行
千里而行進取於齊哉信如尾生與女子期於梁下
女子不來水至不去抱柱而死有信如此王又安能
使之步行千里卻齊之彊兵哉臣所謂以忠信得罪

於上者也燕王曰若不忠信耳豈有以忠信而得罪者乎蘇秦曰不然臣聞客有遠爲吏而其妻私於人者其夫將來其私者憂之妻曰勿憂吾已作藥酒待之矣居三日其夫果至妻使妾舉藥酒進之妾欲言酒之有藥則恐其逐主母也欲勿言乎則恐其殺主父也於是乎詳僵而棄酒

索隱

詳音羊詳詐也僵仆也音薑

主父大

怒笞之五十故妾一僵而覆酒上存主父下存主母然而不免於笞惡在乎忠信之無罪也夫臣之過不幸而類是乎燕王曰先生復就故官益厚遇之易王母文侯夫人也與蘇秦私通燕王知之而事之加厚蘇秦恐誅乃說燕王曰臣居燕不能使燕重而在齊則燕必重燕王曰唯先生之所爲於是蘇秦詳爲得罪於燕而亡走齊齊宣王以爲客卿

集解徐廣曰燕易王之十年時

齊宣王卒湣王即位說湣王厚葬以明孝高宮室大

苑囿以明得意欲破敝齊而為燕燕易王卒集解徐廣曰易

王十二年卒燕噲立為王其後齊大夫多與蘇秦爭寵者

而使人刺蘇秦不死殊而走集解駟案風俗通義稱

殊者蘇秦時雖不即死然云不死殊而齊王使人

求賊不得蘇秦且死乃謂齊王曰臣即死車裂臣以

徇於市曰蘇秦為燕作亂於齊如此則臣之賊必得

矣於是如其言而殺蘇秦者果自出齊王因而誅之

燕聞之曰甚矣齊之為蘇生報仇也集解徐廣曰蘇

秦既死其事大泄齊後聞之乃恨怒燕燕甚恐蘇秦

之弟曰代代弟蘇厲見兄遂亦皆學及蘇秦死代乃

求見燕王欲襲故事曰臣東周之鄙人也竊聞大王

義甚高鄙人不敏釋鉏耨而干大王至於邯鄲所見

者絀於所聞於東周臣竊負其志及至燕廷觀王者
羣臣下吏王天下之明王也燕王曰子所謂明王者
何如也對曰臣聞明王務聞其過不欲聞其善臣請
謁王之過夫齊趙者燕之仇讎也韓魏者燕之援國
也今王奉仇讎以伐援國非所以利燕也王自慮之
此則計過無以聞者非忠臣也王曰夫齊者固寡人
之讎所欲伐也直患國敝力不足也子能以燕伐齊
則寡人舉國委子對曰凡天下戰國七燕處弱焉獨
戰則不能有所附則無不重南附楚楚重西附秦秦
重中附韓魏韓魏重且苟所附之國重此必使王重
矣正議言附諸國諸國重燕而燕尊重今夫齊長主而自用也齊王年

長也或作齊南攻楚五年畜聚竭西困秦三年士卒

罷敝北與燕人戰覆三軍得二將集解徐廣曰齊覆三軍而燕失二將

紫鸞戰國策云獲二將亦然而以其餘兵南面舉五
謂燕之二將是燕之失也

千乘之大宋正義齊表云齊湣王三十八年滅宋乃
當報王二十九年此說乃燕贈之時當

周慎王之時齊宋在前而包十二諸侯此其君欲得
三十餘年恐文誤矣

其民力竭惡足取乎且臣聞之數戰則民勞久師則

兵敝矣燕王曰吾聞齊有清濟濁河正義濟漯二水
承黃河並淄

魏青之北流入海黃河又一源從洛可以為固長城鉅
魏二州界北流入海亦齊西北界

防集解徐廣曰濟北盧縣有防門又有長城東至海
正義長城西頭在濟州平陰縣界竹書紀年云梁

惠王二十年齊閔王築防以為長城泰山記云太山
西有長城緣河經太山餘一千里至琅邪臺入海

足以為塞誠有之乎對曰天時不與雖有清濟濁河

惡足以為固民力罷敝雖有長城鉅防惡足以為塞

且異日濟西不師正義濟州所以備趙也河北不師
以西也

正義謂滄博等州在漯河之北所以備燕也今濟西河北盡已役矣

封內敝矣夫驕君必好利而亡國之臣必貪於財王

誠能無羞寵子母弟以為質音致寶珠玉帛以事左

右彼將有德燕而輕亡宋則齊可亡已燕王曰吾終

以子受命於天矣燕乃使一子質於齊而蘇厲因燕

質子而求見齊王齊王怨蘇秦欲囚蘇厲燕質子為

謝已遂委質為齊臣栗實反燕相子之與蘇代婚而

欲得燕權乃使蘇代侍質子於齊齊使代報燕燕王

噲問曰齊王其霸乎曰不能曰何也曰不信其臣於

是燕王專任子之已而讓位燕大亂齊伐燕殺王噲

子之集解徐廣曰是周赧王之元年時也燕立昭王而蘇代蘇厲遂不

敢入燕皆終歸齊齊善待之蘇代過魏魏為燕執代

齊使人謂魏王曰齊請以宋地封涇陽君君秦王弟

名悝也涇陽雍州縣也齊蘇子告秦共伐秦以封涇陽君然齊假設此策以救蘇代秦必不受

秦非不利有齊而得宋地也宋秦得宋地又得齊事

秦然秦不信齊及不信齊王與蘇子也今齊魏不和

蘇代恐為不成也如此其甚則齊不欺秦秦信齊齊秦合涇陽君有宋

地非魏之利也故王不如東蘇子秦必疑齊而不信

蘇子矣齊秦不合天下無變伐齊之形成矣於是出

蘇代代之宋宋善待之齊伐宋宋急蘇代乃遺燕昭

王書曰燕令莫助齊梁說夫列在萬乘而寄質於齊

燕前有名卑而權輕奉萬乘助齊伐宋民勞而

實費夫破宋殘楚淮北大於齊都是疆萬乘之地加

而齊總并之齊讎疆而國害此三者皆國之大敗也

然且王行之者將以取信於齊也齊加不信於王而

忌燕愈甚是王之計過矣夫以宋加之淮北疆萬乘

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一齊也北夷方七百里謂山

戎北狄附齊者齊桓公伐山戎令支斬孤竹而南歸海濱諸侯莫不來服加之以魯衛

疆萬乘之國也而齊并之是益二齊也夫一齊之疆

燕猶狼顧而不能支今以三齊臨燕其禍必大矣雖

然智者舉事因禍為福轉敗為功齊紫敗素也徐廣

曰取敗素染以為紫正義齊君好紫故齊俗尚之取

惡素帛染為紫其價十倍貴於餘喻齊雖有大名而

國中以困弊也韓子云齊桓公好服紫一國盡服紫

當時十素不得一紫公患之管仲曰君欲正之何不

試之勿衣也公謂左右曰惡紫者而賈十倍紫謂紫

帛十倍而本是其國中困弊也越王勾踐棲於會稽復

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

殘疆吳而霸天下此皆因禍為福轉敗為功者也今

王若欲因禍為福轉敗為功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

正義挑田鳥使使盟於周室焚秦符曰正義符其大

反執持也上計破秦其次必長賓之正義長如字賓音攢正義

攢棄秦挾賓以待破秦王必患之秦五世伐諸侯今

關西為齊下秦王之志苟得窮齊不憚以國為功然則王

史記卷六十九 六一中華書局聚

何不使辯士以此言說秦王曰燕趙破宋肥齊尊之
為之下者燕趙非利之也燕趙不利而勢為之者以
不信秦王也然則王何不使可信者接收燕趙令涇

陽君高陵君

集解徐廣曰馮翊高陵縣秦
王母弟也高陵君名顯涇陽君名悝

先於燕趙秦有變因以為質則燕趙信秦秦為西帝
燕為北帝趙為中帝立三帝以令於天下韓魏不聽
則秦伐之齊不聽則燕趙伐之天下孰敢不聽天下
服聽因驅韓魏以伐齊曰必反宋地歸楚淮北反宋
地歸楚淮北燕趙之所利也並立三帝燕趙之所願
也夫實得所利尊得所願燕趙棄齊如脫躡矣今不
收燕趙齊霸必成諸侯贊齊而王不從是國伐也諸
侯贊齊而王從之是名卑也今收燕趙國安而名尊
不收燕趙國危而名卑夫去尊安而取危卑智者不

爲也秦王聞若說必若刺心然則王何不使辯士以

此苦言說秦秦必取齊必伐矣夫取秦厚交也伐齊

正利也尊厚交務正利聖王之事也燕昭王善其書

曰先人嘗有德蘇氏子之之亂而蘇氏去燕燕欲報

仇於齊非蘇氏莫可乃召蘇代復善待之與謀伐齊

竟破齊湣王出走久之秦召燕王燕王欲往蘇代約

燕王曰楚得枳集解徐廣曰巴郡有枳縣在秦枳縣在江南

而國亡集解徐廣曰燕昭王三十三年秦拔楚郢齊得宋而國

亡宋三十五年五國共擊湣王王走莒齊楚不得以有

枳宋而事秦者何也則有功者秦之深讎也秦取天

下非行義也暴也秦之行暴正告天下索隱正告謂顯然而告天

下告楚曰蜀地之甲乘船浮於汶集解駸案眉貧反

岷山乘夏水而下江索隱夏音暇謂夏水盛漲時也五日而至郢漢

中之甲乘船出於巴巴水名與漢水相近

周地志云南渡老子水登巴嶺以名山乘夏水而下漢

四日而至五渚破荆襲郢取洞庭五渚然則五渚在

洞庭水不得在洞庭或說五渚即五湖與劉氏說各

同寡人積甲宛東下隨宛縣之智者不及謀勇

士不及怒寡人如射隼矣射隼易曰射隼於高墉之

今伐楚必當捷獲也王乃欲待天下之攻函谷不亦

遠乎楚王為是故十七年事秦秦正告韓曰我起乎

少曲州名近宜陽也一曰而斷太行

道北過韓上黨也我起乎宜陽而觸平陽陽平陽宜

皆韓大都也二日而莫不盡繇音搖我離兩周而

觸鄭觸新鄭州五日而國舉如字謂

於鄭故五日國舉舉猶拔也韓氏以為然故事秦秦

正告魏曰我舉安邑塞女戟韓氏太原卷

免反劉伯

莊行云太原當為我下軹道南陽封冀

徐廣曰霸

東皮氏有冀亭也

女戟地名在太行山之西劉

及至韓氏韓國宜陽也又音邱權反按舉安邑塞女戟

無別名大衍宇原當為京京及卷皆屬榮陽是魏之

境軹非是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封廣引霸陵有軹

道亭非是魏之境蓋誤南陽即河內也封廣引霸陵有軹

邑東皮氏在魏之境故徐廣引包兩周

徐廣曰張儀

也王城及鞏周乘夏水浮輕舟彊弩在前

徐廣曰張儀

伯廣曰音四廉反利也劉決滎口魏無大梁

與今汴河口通其水深可決白馬之口魏無外黃濟

陽正義故黃城在曹州考城縣東二十四里濟陽故

城在曹州宛胸縣決宿胥之口魏集徐廣曰紀年曰

亦津名今其地不知所在魏無虛頓邱集徐廣曰

史記卷六十九

取魏酸棗燕虛長平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

邱縣東北二十里括地志云二國地時屬魏陸攻則擊河內水攻則滅大

梁魏氏以為然故事秦欲攻安邑恐齊救之則以

宋委於齊曰宋王無道為木人以寫寡人射其面寡

人地絕兵遠不能攻也王苟能破宋有之寡人如自

得之已得安邑塞女戟因以破宋為齊罪秦令齊滅宋仍

以破宋為齊罪齊之罪名秦欲攻韓恐天下救之則以齊委於天下

曰齊王四與寡人約四欺寡人必率天下以攻寡人

者三有齊無秦有秦無齊必伐之必亡之已得宜陽

少曲致蘭石因以破齊為天下罪秦欲攻魏重楚

重猶附也尊也正魏長楚救魏則以南陽委於楚曰地本韓地也韓

先事秦今楚取南陽故言與韓且絕矣寡人固與韓且絕矣殘均陵塞

鄆均陵均陵在廣曰鄆江夏鄆縣均一作灼鄆音盲

均州故城在隨州西南五十里蓋均陵也又申州羅山縣本漢鄆縣申州有平清關蓋古鄆縣之阨塞

苟利於楚寡人如自有之魏棄與國而合於秦因以

塞鄆阨為楚罪兵困於林中集解徐廣曰河南苑陵有林鄉重燕趙

以膠東委於燕以濟西委於趙趙得講於魏至公子

延因犀首屬行而攻趙集解講和也解也秦與魏和也至當為質謂以公子延為

屬軍行行音胡郎反謂車兵相續也兵傷於譙石

遇敗於陽馬索隱譙石陽馬並趙之地名非縣邑也而重魏則以葉蔡

委於魏已得講於趙則劫魏不為割困則使太后弟

穰侯為和嬴則兼欺舅與母索隱嬴猶勝也舅穰侯魏冉也母太后也適

燕者曰以膠東集解適音宅適者責也下同適趙者曰以濟西適

魏者曰以葉蔡適楚者曰以塞鄆阨適齊者曰以宋

此必令言如循環用兵如刺蜚母不能制舅不能約

龍賈之戰集解駟案魏襄王五年秦敗我龍賈軍岸門之戰集解駟案魏宣惠王

十九年秦大封陵之戰集解駟案魏哀王十高商之

戰集解駟案此趙莊之戰集解駟案趙肅侯二十二年

西莊河秦之所殺三晉之民數百萬今其生者皆死秦

之孤也西河之外上雒之地三川晉國之禍三晉之

半秦禍如此其大也集解以言西河之外上雒之地

處秦兵禍敗我三晉之而燕趙之秦者皆以爭事秦

說其主集解燕趙之士往此臣之所大患也燕昭王

不行蘇代復重於燕燕使約諸侯從親如蘇秦時或

從或不而天下由此宗蘇氏之從約代厲皆以壽死

名顯諸侯

太史公曰蘇秦兄弟三人皆游說諸侯以顯名集解譙允

南以為蘇氏兄弟五人更有蘇辟蘇鵠其術長於權

變而蘇秦被反間以死天下共笑之諱學其術然世

言蘇秦多異異時事有類之者皆附之蘇秦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吾故列其行事次其時序毋令獨蒙惡聲焉

索隱述贊曰季子周人師事鬼谷揣摩家入扶服賢伏讀合從離衡佩印者六天王除道家入扶服賢

我代厲繼榮黨族

史記卷六十九

史記卷六十六

史記卷六十九考證

蘇秦列傳前有樓闕軒轅○顧炎武曰當作軒縣周禮小胥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注謂軒縣者闕其南面

六國從親以賓秦索隱謂六國之軍共爲合從相親獨以秦爲賓而共伐之也○臣照按賓字國策原作擯若索隱之意則竟以爲主賓之賓旣以爲賓未聞伐賓之義

鐵幕索隱劉氏云謂以鐵爲臂脛之衣言其劍皆能斬之○徐孚遠曰鐵幕疑是障面劉言臂脛之衣是重言甲恐非也

五家之兵索隱高誘注戰國策云五家卽五國也○王維禎曰五家之兵管子之制也高誘注欠明驕矜而不敢進○驕矜國策作高躍

蘇秦去趙集解徐廣曰自初說燕至此三年○徐孚遠曰正文云秦兵不出于五年而徐云自初說至此三年二說懸殊

而燕王不復官也○國策作不復館

齊伐宋宋急○余有丁曰按傳中前言舉宋此復言宋急者何也據齊表此段是前段必誤

齊紫敗素也而賈十倍索隱以喻齊雖有大名而其國中困弊也○董份曰齊紫本敗素而價十倍此正轉敗爲功之意非言齊國困弊也

則莫若挑霸齊而尊之○國策挑作遙

焚秦符正義符徵兆也○臣照按符者節信也張儀傳云借宋之符焚秦符者絕之也楚世家云齊折楚符而合于秦解作徵兆非

乘夏水而下江索隱謂夏潦之水盛漲時也○臣照按宜爲夏水之口夏水通漢亦通江似不得以夏潦之水爲解也

兵傷於譙石遇敗於陽馬○國策作離石馬陵

史記卷七十

漢 太 史 人 令 司 馬 遷 著 撰 舍 人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張儀列傳第十

張儀者魏人也

集解駟案呂氏春秋曰儀魏氏餘子索隱晉有大夫張老又河東有西張

城張氏為魏人必也而呂覽以為魏氏餘子則蓋魏之支庶也又書略說以餘子謂之季子也

晉有公族餘子公行杜預云皆官卿之嫡為公族大夫餘子嫡子之母弟也公行庶子掌公戎行也藝文

志云張子十篇在縱橫流始嘗與蘇秦俱事鬼谷先生學術蘇秦

自以不及張儀張儀已學而游說諸侯音說嘗從

楚相欽已而楚相亡璧門下意張儀曰儀貧無行必

此盜相君之璧共執張儀掠笞數百不服驛之集解駟案

釋音釋其妻曰嘻古釋字曰嘻悲恨之聲元子毋讀書游

說安得此辱乎張儀謂其妻曰視吾舌尚在不其妻

笑曰舌在也儀曰足矣蘇秦已說趙王而得相約從

親從音然恐秦之攻諸侯敗約後負念莫可使

用於秦者乃使人微感張儀曰子始與蘇秦善今秦

已當路子何不往游以求通子之願張儀於是之趙

上謁求見蘇秦蘇秦乃誠門下人不為通又使不得

去者數日已而見之坐之堂下賜僕妾之食因而數

讓之按謂數設詞而讓曰以子之材能乃自令

困辱至此吾寧不能言而富貴子子不足收也謝去

之張儀之來也自以為故人求益反見辱怒念諸侯

莫可事獨秦能苦趙乃遂入秦蘇秦已而告其舍人

曰張儀天下賢士吾殆弗如也今吾幸先用而能用

秦柄者獨張儀可耳然貧無因以進吾恐其樂小利而不遂故召辱之以激其意子爲我陰奉之乃言趙王發金幣車馬使人微隨張儀與同宿舍稍稍近就之奉以車馬金錢所欲用爲取給而弗告張儀遂得以見秦惠王惠王以爲客卿與謀伐諸侯蘇秦之舍人乃辭去張儀曰賴子得顯方且報德何故去也舍人曰臣非知君知君乃蘇君蘇君憂秦伐趙敗從約以爲非君莫能得秦柄故感怒君使臣陰奉給君資盡蘇君之計謀今君已用請歸報張儀曰嗟乎此吾在術中而不悟吾不及蘇君明矣吾又新用安能謀趙乎爲吾謝蘇君蘇君之時儀何敢言且蘇君在儀寧渠能乎

集解

古字少假借耳

渠音詎

張儀既相秦爲文檄

王劭按春秋後語

檄爾

檄爾

檄爾

集解

徐廣曰

一作尺

檄二尺

檄二尺

書也

爲檄

傳檄爾

檄爾

檄爾

檄爾

告楚相曰始吾從若飲

索隱若汝也下

我不盜而璧

若答我若善守汝國我顧且盜而城苴蜀相攻擊

索隱苴音巴謂巴蜀之苞音與巴相

徐廣曰譙周曰益州天苴讀為苞黎之苞音與巴相

近以為今之巴郡擊也今作苴者按巴苴得名所以其論巴遂誤作苴也或

巴人巴郡木因苴也巴苴也誰周蜀人也知天苴之音讀為

注引天苴即巴苴也亦謂葦籬曰苴籬曰苴侯因命之邑曰苴萌苴侯與巴封其弟

于漢中號曰苴侯好巴與蜀為籬故蜀王怒伐苴苴奔巴求救於秦秦

遣張儀從子午道伐蜀王自苴萌禦之敗績走至武

陽為秦軍所害秦遂滅蜀因滅巴蜀二郡括地志云

侯都益州巴子都城在合州石鏡縣南五里故壘是蜀

江縣也告急於秦秦惠王欲發兵以伐蜀以為道險狹難至

而韓又來侵秦秦惠王欲先伐韓後伐蜀恐不利欲

先伐蜀恐韓襲秦之敝猶豫未能決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惠王之前

索隱錯音七各反又音七故反

司馬錯欲伐蜀張

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儀曰親魏善楚下兵

三川塞斜谷之口

集解徐廣曰一尋成皋鞏縣有

也戰國策作轅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斜谷地

名也戰國策作轅轅緱氏之口亦其地相近也斜谷地

四十里注水經云鄠城水出北山鄠縣東南四十里

與鄠溪相當屯留之道正義屯留潞州縣也道

南陽正義南陽懷州也當屯留之道楚臨南鄭正義

是塞斜谷之口也楚兵臨鄭南秦攻新城宜陽正義

新城當在河南伊闕之左以臨二周之郊誅周王之

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能救九鼎寶器必出據九

鼎案圖籍挾天子以令於天下天下莫敢不聽此王

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翟之倫也敝兵勞衆不

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朝市也而王不爭焉

史記卷七十

顧爭於戎翟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

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彊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

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地小民貧故臣願

先從事於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翟之長也有桀

紂之亂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得其地足以

廣國取其財足以富民策取作得繕兵不傷衆而彼

已服焉同繕具食也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

西海而天下不以爲貪藏所聚生猶謂秦中爲陸海

然也其實西亦有海所以云西海也言利盡西方羌戎是

我一舉而名實附也實謂得土地財實也而又有禁

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劫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

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所不欲危矣臣請論其故

論者告也陳也故謂陳不宜伐之端由也周天下之宗室也齊韓之與國

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

韓自知亡二周故與周并力合

也謀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乎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

鼎與楚以地與魏王弗能止也此臣之所謂危也不

如伐蜀完惠王曰善寡人請聽子卒起兵伐蜀十月

取之

六國年表在惠王二十二年十月也

遂定

蜀貶蜀王更號為侯而使陳莊相蜀蜀既屬秦秦以

益疆富厚輕諸侯秦惠王十年使公子華

徐廣作華

與張儀圍蒲陽

魏之邑名

在隰降之儀因

言秦復與魏而使公子繇質於魏儀因說魏王曰秦

王之遇魏甚厚魏不可以無禮魏因入上郡少梁謝

秦惠王惠王乃以張儀為相更名少梁曰夏陽

徐廣

曰夏陽在梁山龍門

夏音下山名亦曰大夏禹

所都在縣南二十里梁山在縣北五十里儀相秦四歲立惠王

爲王

周顯

表云惠王之十三年也

居一歲

爲秦將取陝

築上郡塞其後二年使與齊楚之相會齧桑東還而

免相相魏以爲秦欲令魏先事秦而諸侯效之魏王

不肯聽儀秦王怒伐取魏之曲沃平周復陰厚張儀

益甚張儀慙無以歸報留魏四歲而魏襄王卒哀王

立張儀復說哀王哀王不聽於是張儀陰令秦伐魏

魏與秦戰敗明年齊又來敗魏於觀津

觀音貫

秦

復欲攻魏先敗韓申差軍斬首八萬諸侯震恐而張

儀復說魏王曰魏地方不至千里卒不過三十萬地

四平諸侯四通輻湊無名山大川之限從鄭至梁二

百餘里車馳人走不待力而至梁南與楚境西與韓

境北與趙境東與齊境卒戍四方守亭鄣者不下十

萬梁之地勢固戰場也梁南與楚而不與齊則齊攻

其東東與齊而不與趙則趙攻其北不合於韓則韓
攻其西不親於楚則楚攻其南此所謂四分五裂之
道也且夫諸侯之為從者將以安社稷尊主彊兵顯
名也今從者一天下約為昆弟刑白馬以盟洎

案

音桓水之上以相堅也而親昆弟同父母尚有爭錢財

而欲恃詐偽反覆蘇秦之餘謀其不可成亦明矣大

王不事秦秦下兵攻河外案河之西即曲沃平周

燕酸

據卷衍酸棗

集解駢案卷丘權反衍以善反屬

鄭州燕滑州胙城縣酸棗劫衛取陽晉正義故城在

屬滑州皆黃河南岸地正義曹州乘氏縣

西北三里則趙不南趙不南而梁不北梁不北則從道
絕從道絕則大王之國欲毋危不可得也秦折韓而

攻梁案戰國策韓怯於秦秦韓為一梁之亡可立

而須也此臣之所為大王患也為大王計莫如事秦

事秦則楚韓必不敢動無楚韓之患則大王高枕而

臥

枕

國必無憂矣且夫秦之所欲弱者莫如楚

而能弱楚者莫如梁楚雖有富大之名而實空虛其

卒雖多然而輕走易北不能堅戰悉梁之兵南面而

伐楚勝之必矣割楚而益梁虧楚而適秦嫁禍安國

此善事也大王不聽臣秦下甲士而東伐雖欲事秦

不可得矣且夫從人多奮辭而少可信說一諸侯而

成封侯是故天下之游談士莫不日夜搯腕瞋目切

齒以言從之便以說人主人主賢其辯而牽其說豈

得無眩哉臣聞之積羽沉舟羣輕折軸衆口鑠金積

毀銷骨故願大王審定計議且賜骸骨辟魏哀王於

是乃倍從約而因儀請成於秦張儀歸復相秦三歲

而魏復背秦爲從秦攻魏取曲沃明年魏復事秦秦

欲伐齊齊楚從親於是張儀往相楚楚懷王聞張儀來虛上舍而自館之曰此僻陋之國子何以教之儀說楚王曰大王誠能聽臣閉關絕約於齊臣請獻商於之地六百里

商城其西二百餘里有古於城使秦

女得爲大王箕箒之妾秦楚娶婦嫁女長爲兄弟之國此北弱齊而西益秦也計無便此者楚王大說而許之羣臣皆賀陳軫獨弔之楚王怒曰寡人不興師發兵得六百里地羣臣皆賀子獨弔何也陳軫對曰不然以臣觀之商於之地不可得而齊秦合齊秦合則患必至矣楚王曰有說乎陳軫對曰夫秦之所以重楚者以其有齊也今閉關絕約於齊則楚孤秦奚貪夫孤國而與之商於之地六百里張儀至秦必負王是北絕齊交西生患於秦也而兩國之兵必俱至

善爲王計者不若陰合而陽絕於齊使人隨張儀苟
與吾地絕齊未晚也不與吾地陰合謀計也楚王曰
願陳子閉口毋復言以待寡人得地乃以相印授張
儀厚賂之於是遂閉關絕約於齊使一將軍隨張儀
張儀至秦詳失綏墮車不朝三月音羊詳楚王聞之
曰儀以寡人絕齊未甚邪乃使勇士至宋借宋之符
北罵齊王齊王大怒折節而下秦秦齊之交合張儀
乃朝謂楚使者曰臣有奉邑六里願以獻大王左右
楚使者曰臣受令於王以商於之地六百里不聞六
里還報楚王楚王大怒發兵而攻秦陳軫曰軫可發
口言乎攻之不如割地反以賂秦與之并兵而攻齊
是我出地於秦取償於齊也王國尙可存楚王不聽
卒發兵而使將軍屈匄擊秦秦齊共攻楚斬首八萬

殺屈匄遂取丹陽集解徐廣曰在枝江漢中之地正義今梁州

楚又復益發兵而襲秦至藍田大戰楚大敗於是楚

割兩城以與秦平秦要楚欲得黔中地音腰欲以

武關外易之正義即商於之地楚王曰不願易地願得張儀

而獻黔中地秦王欲遣之口弗忍言張儀乃請行惠

王曰彼楚王怒子之負以商於之地是且甘心於子

張儀曰秦彊楚弱臣善靳尚尚得事楚夫人鄭袖袖

所言皆從且臣奉王之節使楚楚何敢加誅假令誅

臣而為秦得黔中之地臣之上願遂使楚楚懷王至

則囚張儀將殺之靳尚謂鄭袖曰子亦知子之賤於

王乎鄭袖曰何也靳尚曰秦王甚愛張儀而不欲出

之正義不字當作必時張儀為楚所囚故必欲出之

以上庸地及今將以上庸之地六縣正義今秦欲賂楚以

史人贖儀卷七十 七 中華書局聚

美人聘楚以宮中善歌謳者為媵楚王重地尊秦秦
 女必貴而夫人斥矣不若為言而出之於是鄭袖日
 夜言懷王曰人臣各為其主用今地未入秦秦使張
 儀來至重王王未有禮而殺張儀秦必大怒攻楚妾
 請子母俱遷江南毋為秦所魚肉也懷王後悔赦張
 儀厚禮之如故張儀既出未去聞蘇秦死此時當秦惠王
 之後元十四年乃說楚王曰秦地半天下兵敵四國被險帶
 河四塞以為固虎賁之士百餘萬車千乘騎萬匹積
 粟如丘山法令既明士卒安難樂死主明以嚴將智
 以武雖無出甲席卷常山之險必折天下之脊常山
於天下在北有若人之背脊也
古之帝王多都河北河東故也
 天下有後服者先
 亡且夫為從者無以異於驅羣羊而攻猛虎虎之與
 羊不格明矣今王不與猛虎而與羣羊臣竊以為大

王之計過也凡天下疆國非秦而楚非楚而秦兩國
交爭其勢不兩立大王不與秦秦下甲據宜陽韓之
上地不通下河東取成皋韓必入臣梁則從風而動
秦攻楚之西韓梁攻其北社稷安得毋危且夫從者
聚羣弱而攻至疆不料敵而輕戰國貧而數舉兵危
亡之術也臣聞之兵不如者勿與挑戰田鳥反粟不
如者勿與持久夫從人飾辯虛辭高主之節言其利
不言其害卒有秦禍忽勿反無及爲已是故願大王

之孰計之秦西有巴蜀大船積粟起於汶山

音泚汶

浮江以下至楚三千餘里舫船載卒

謂並兩船也

一

舫載五十人與三月之食下水而浮一日行三百餘

里里數雖多然而不費牛馬之力不至十日而距扞

關楚之西界復音伏地理志巴郡有魚復縣扞關在

破州巴扞關驚則從境以東盡城守矣黔中巫郡非

王之有秦舉甲出武關南面而伐則北地絕楚

斷秦兵之攻楚也危難在三月之內而楚待諸侯之

救在半歲之外此其勢不相及也夫待弱國之救忘

疆秦之禍此臣所以為大王患也大王嘗與吳人戰

五戰而三勝陣卒盡矣偏守新城存民苦矣音匹連

反此之新城當在吳楚之間也臣聞功大者易危而

民敝者怨上夫守易危之功而逆疆秦之心臣竊為

大王危之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

齊趙者陰謀有合一作徐廣天下之心楚嘗與秦構

難戰於漢中北漢水南之地名曰漢中也楚人不

勝列侯執珪死者七十餘人遂亡漢中楚王大怒興

兵襲秦戰於藍田此所謂兩虎相搏者也徐廣音

戰夫秦楚相敝而韓魏以全制其後計無危於此者

矣願大王孰計之秦下甲攻衛陽晉必大關天下之

匈集解徐廣曰關一作開以常山為天下春則

道也此衛及陽晉當天下晉蓋其地是秦晉齊楚之交

至數月而宋可舉舉宋而東指則泗上十二諸侯盡

王之有也有十二諸侯宋魯邾莒之比也凡天下

而以信約從親相堅者蘇秦封武安君相燕即陰與

燕王謀伐破齊而分其地乃詳有罪出走入齊齊王

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覺齊王大怒車裂蘇秦於市

夫以一詐偽之蘇秦而欲經營天下混壹諸侯混本

形親之國也大王誠能聽臣臣請使秦太子入質於

楚楚太子入質於秦請以秦女為大王箕箒之妾效

胡一作棍同其不可成亦明矣今秦與楚接境壤界固

史記卷七十一九一中華書局聚

萬室之都以為湯沐之邑長為昆弟之國終身無相
 攻伐臣以為計無便於此者於是楚王已得張儀而
 重出黔中地與秦欲許之屈原曰前大王見欺於張
 儀張儀至臣以為大王烹之今縱弗忍殺之又聽其
 邪說不可懷王曰許儀而得黔中美利也後而倍之
 不可故卒許張儀與秦親張儀去楚因遂之韓說韓
 王曰韓地險惡山居五穀所生非菽而麥民之食大
 抵飯菽藿羹一歲不收民不饜糟糠地不過九百里
 無二歲之食料大王之卒悉之不過三十萬而廝徒
 負養在其中矣謂負擔以給養公家亦賤人也除守
 徼亭鄣塞見卒不過二十萬而已矣秦帶甲百餘萬
 車千乘騎萬匹虎賁之士跽踡科頭音徒俱跳躍也

又云偏舉一足曰跽踡科頭謂不著兜鍪也
 入敵紫踡又音劬戰國策作虎擊之士貫頤奮戟

者至不可勝計

集解

駟案言執戟奮怒而入陳也

有執戟者奮怒而趨入陣也

秦馬之良戎兵之衆探前跌後蹄間

三尋

索隱謂馬前足探向前後足跌於後跌音烏穴反跌謂後足扶地言馬之走勢疾也七尺曰尋

言馬走之疾前後蹄間一擲而過三尋也

騰者不可勝數山東之士被甲

蒙冑以會戰秦人捐甲徒褐以趨敵

索隱徒跣也褐袒也謂袒而見

也肉左挈人頭右挾生虜夫秦卒與山東之卒猶孟賁

之與怯夫以重力相壓猶烏獲之與嬰兒夫戰孟賁

烏獲之士以攻不服之弱國無異垂千鈞之重於烏

卵之上必無幸矣夫羣臣諸侯不料地之寡而聽從

人之甘言好辭比周以相飾也皆奮曰聽吾計可以

疆霸天下夫不顧社稷之長利而聽須臾之說誑誤

人主無過此者大王不事秦秦下甲據宜陽斷韓之

上地東取成皋滎陽則鴻臺之宮桑林之苑

集解徐廣曰桑

一作栗亦見戰國策非王之有也夫塞成皋絕上地

則王之國分矣先事秦則安不事秦則危夫造福而

求其福報計淺而怨深逆秦而順楚雖欲毋亡不可

得也故為大王計莫如為案秦秦之所欲莫

如弱楚而能弱楚者莫如韓非以韓能彊於楚也其

地勢然也今王西面而事秦以攻楚秦王必喜夫攻

楚以利其城轉禍而說秦計無便於此者韓王聽儀

計張儀歸報秦惠王封儀五邑號曰武信君使張儀

東說齊潛王曰天下疆國無過齊者大臣父兄殷眾

富樂然而為大王計者皆為一時之說不顧百世之

利從人說大王者必曰齊西有疆趙南有韓與梁齊

負海之國也地廣民眾兵疆士勇雖有百秦將無奈

齊何大王賢其說而不計其實夫從人朋黨比周莫

不以從爲可臣聞之齊與魯三戰而魯三勝國以危

亡隨其後雖有戰勝之名而有亡國之實是何也齊

大而魯小也今秦之與齊也猶齊之與魯也秦趙戰

於河漳之上再戰而趙再勝秦戰於番吾之下再戰

又勝秦音婆趙之邑也四戰之後趙之亡卒數十萬

邯鄲僅存雖有戰勝之名而國已破矣是何也秦疆

而趙弱今秦楚嫁女娶婦爲昆弟之國韓獻宜陽梁

效河外謂同華州地也趙入朝澠謂同華州地也

池割河間以事秦秦耳河漳之間邑割以事

大王不事秦秦驅韓梁攻齊之南地悉趙兵渡清河

指博關博關在博州趙兵從貝州度黃臨菑卽墨危矣

墨非王之有也國一日見攻雖欲事秦不可得也是

故願大王孰計之也齊王曰齊僻陋隱居東海之上

未嘗聞社稷之長利也乃許張儀張儀去西說趙王曰敝邑秦王使使臣効愚計於大王大王收率天下以賓秦秦兵不敢出函谷關十五年大王之威行於山東敝邑恐懼攝伏繕甲厲兵飾車騎音敝飾習馳

射力田積粟守四封之內愁居攝處不敢動搖唯大

王有意督過之也案督者正其事而責之督過是深責其過也今以大王

之力舉巴蜀并漢中包兩周遷九鼎守白馬之津秦

雖僻遠然而心忿含怒之日久矣今秦有敝甲凋兵

軍於澠池願渡河踰漳據番吾會邯鄲之下願以甲

子合戰以正殷紂之事敬使使臣先聞左右凡大王

之所信為從者恃蘇秦蘇秦熒惑諸侯以是為非以

非為是欲反齊國而自令車裂於市夫天下之不可

一亦明矣今楚與秦為昆弟之國而韓梁稱為東藩

之臣齊獻魚鹽之地此斷趙之右臂也夫斷右臂而

與人鬪失其黨而孤居求欲毋危豈可得乎今秦發

三將軍其一軍塞午道此午道當在趙之東齊

午謂縱一橫道也告齊使興師渡清河軍於邯鄲之東一

軍軍成皋驅韓梁軍於河外河外謂鄭一軍軍

於澠池約四國為一以攻趙趙服必四分其地是故

不敢匿意隱情先以聞於左右臣竊為大王計莫如

與秦王遇於澠池面相見而口相結請案兵無攻願

大王之定計趙王曰先王之時奉陽君專權擅勢蔽

欺先王獨擅縮事寡人居屬師傅不與國謀計先王

棄羣臣寡人年幼奉祀之日新心固竊疑焉以為一

從不事秦非國之長利也乃且願變心易慮割地謝

前過以事秦方將約車趨行音趨適聞使者之明

詔趙王許張儀張儀乃去北之燕說燕昭王曰大王

之所親莫如趙昔趙襄子嘗以其姊為代王妻欲并

代約與代王遇於句注之塞正義代州也句注山在乃令工

人作為金斗長其尾案斗音主凡方者為斗若安

柄其形若令可以擊人與代王飲陰告厨人曰即酒

酣樂進熱啜音昌悅反謂熱而啜之是羹也下

羊羹不斟是也反斗以擊之謂羹汁故名斗即於是酒酣

樂進熱啜厨人進斟因反斗以擊代王殺之王腦塗

地其姊聞之因摩笄以自刺故至今有摩笄之山

翻案笄婦人之首飾如今象牙獠笄今代王之

亡天下莫不聞夫趙王之狼戾無親大王之所明見

且以趙王為可親乎趙興兵攻燕再圍燕都而劫大

王大王割十城以謝今趙王已入朝澠池効河間以

事秦今大王不事秦秦下甲雲中九原驅趙而攻燕

則易水長城

正義

並在易州界

非大王之有也且今時趙之

於秦猶郡縣也不敢妄舉師以攻伐今王事秦秦王

必喜趙不敢妄動是西有彊秦之援而南無齊趙之

患是故願大王孰計之燕王曰寡人蠻夷僻處雖大

男子裁

案音在

如嬰兒言不足以采正計今上客幸

教之請西面而事秦獻恆山之尾五城

索隱尾猶末也謂獻恆山

之末五城以與秦

燕王聽儀儀歸報未至咸陽而秦惠王卒

武王立武王自為太子時不說張儀及即位羣臣多

讒張儀曰無信左右賣國以取容秦必復用之恐為

天下笑諸侯聞張儀有卻武王皆畔衡復合從秦武

王元年羣臣日夜惡張儀未已而齊讓又至張儀懼

誅乃因謂秦武王曰儀有愚計願効之王曰奈何對

曰為秦社稷計者東方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也今聞齊王甚憎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而伐梁梁齊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

函谷而毋伐以臨周祭器必出

必陳設文物軒車彝

器等因謂此為祭器也

挾天子按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為然

乃具革車三十乘入儀之梁齊果興師伐之梁哀王

恐張儀曰王勿患也請令罷齊兵乃使其舍人馮喜

之楚

此與戰國策同舊本作熹誤也

借使之齊謂齊王曰王甚憎

張儀雖然亦厚矣王之託儀於秦也齊王曰寡人憎

儀儀之所在必興師伐之何以託儀對曰是乃王之

託儀也夫儀之出也固與秦王約曰為王計者東方

有大變然後王可以多割得地今齊王甚憎儀儀之

所在必興師伐之故儀願乞其不肖之身之梁齊必興師伐之齊梁之兵連於城下而不能相去王以其間伐韓入三川出兵函谷而無伐以臨周祭器必出挾天子案圖籍此王業也秦王以爲然故具革車三十乘而入之梁也今儀入梁王果伐之是王內罷國而外伐與國

梁齊之伐梁也梁之與齊先相許與約從爲鄰故云與國也

廣鄰

敵以內自臨而信儀於秦王也此臣之所謂託儀也齊王曰善乃使解兵張儀相魏一歲卒於魏也

年表

云張儀以安王十年卒紀年云梁哀王九年五月卒

陳軫者游說之士與張儀俱事秦惠王皆貴重爭寵張儀惡陳軫於秦王曰軫重幣輕使秦楚之間將爲國交也今楚不加善於秦而善軫者軫自爲厚而爲王薄也且軫欲去秦而之楚王胡不聽乎王謂陳軫

曰吾聞子欲去秦之楚有之乎軫曰然王曰儀之言
 果信矣軫曰非獨儀知之也行道之士盡知之矣昔
 子胥忠於其君而天子爭以爲臣曾參孝於其親而
 天下願以爲子故賣僕妾不出閭巷而售者良僕妾
 也出婦嫁於鄉曲者良婦也今軫不忠其君楚亦何
 以軫爲忠乎忠且見棄軫不之楚何歸乎王以其言
 爲然遂善待之居秦期年秦惠王終相張儀而陳軫
 奔楚楚未之重也而使陳軫使於秦過梁欲見犀首
 犀首謝弗見軫曰吾爲事來公不見軫軫將行不得
 待索隱軫語犀首言我故來異日犀首見之陳軫曰
 公何好飲也犀首曰無事也曰吾請令公饜事可乎

索隱饜一豔反饜者
 飽也謂欲令其多事曰奈何曰田需約諸侯從親索隱

魏需時爲相
 楚王疑之未信也公謂於王曰臣與燕趙之

王有故數使人來曰無事何不相見願謁行於王王
雖許公公請毋多車以車三十乘可陳之於庭明言
之燕趙燕趙客聞之馳車告其王使人迎犀首楚王
聞之大怒曰田需與寡人約而犀首之燕趙是欺我
也怒而不聽其事齊聞犀首之北使人以事委焉犀
首遂行三國相事皆斷於犀首軫遂至秦韓魏相攻
暮年不解秦惠王欲救之問於左右左右或曰救之
便或曰勿救便惠王未能爲之決陳軫適至秦惠王
曰子去寡人之楚亦思寡人不陳軫對曰王聞夫越
人莊舄乎王曰不聞曰越人莊舄仕楚執珪有頃而
病楚王曰舄故越之鄙細人也今仕楚執珪貴富矣
亦思越不中謝謂侍御之官也對曰凡人之思故在其病
也彼思越則越聲不思越則楚聲使人往聽之猶尙

越聲也今臣雖棄逐之楚豈能無秦聲哉惠王曰善

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或謂寡人救之便或曰勿救

便張儀等計策寡人不能決願子為子主計之指陳軫

也子主謂餘為寡人計之陳軫對曰亦嘗有以夫也

莊子刺虎聞於王者乎戰國策作館莊子館謂

逆旅舍其人字莊子或作卞莊子欲刺虎館豎子止之曰兩虎方且食牛食甘

必爭爭則必鬪鬪則大者傷小者死從傷而刺之一

舉必有雙虎之名卞莊子以為然立須之有頃兩虎

果鬪大者傷小者死莊子從傷者而刺之一舉果有

雙虎之功今韓魏相攻暮年不解是必大國傷小國

亡從傷而伐之一舉必有兩實此猶莊子刺虎之類

也臣主與王何異也秦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

韓魏之斃而擊惠王曰善卒弗救大國果傷小國亡

秦興兵而伐大尅之此陳軫之計也

犀首者魏之陰晉人也

集解司馬彪曰犀首魏官名若今虎牙將軍

名衍

姓公孫氏與張儀不善張儀為秦之魏魏王相張儀

犀首弗利故令人謂韓公叔曰張儀已合秦魏矣其

言曰

正議此張儀合秦魏之辭

魏攻南陽秦攻三川魏王所以貴

張子者欲得韓地也且韓之南陽已舉矣子何不少

委焉以為衍功則秦魏之交可錯矣

集解錯音措錯停止也

然

則魏必圖秦而棄儀收韓而相衍公叔以為便因委

之犀首以為功果相魏張儀去

集解徐廣義渠君朝曰復相秦

於魏犀首聞張儀復相秦害之犀首乃謂義渠君曰

道遠不得復過

集解音戈言義渠道遠今日

請謁事

情

集解謂欲以秦之

曰中國無事

集解謂山東諸侯齊魏之六國

中國謂關東六國無事不共攻秦

秦得燒掇焚杆

集解徐廣曰一孤切索隱掇音都活

反謂焚燒而侵掠也且燒燬獲君之國是說其事也君之

國有事謂山東諸國共伐秦也秦將輕使重幣事君之國

謂秦求親義渠君也重幣事義渠國欲令相助犀首此言

者令義渠君其後五國伐秦七年楚魏齊韓趙五國

共攻秦是會陳軫謂秦王曰義渠君者蠻夷之賢君

也不如賂之以撫其志秦王曰善乃以文繡千純

凡絲綿布帛等一婦女百人遺義渠君義渠君致羣

臣而謀曰此公孫衍所謂邪謂上文犀首云君

幣事君之國故云公孫衍之所乃起兵襲秦大敗秦

人李伯之下李伯人名或邑號戰國策李伯之下則張

儀已卒之後犀首入相秦嘗佩五國之相印為約長

犀首後相五國或從或橫常為約長

太史公曰三晉多權變之士夫言從衡彊秦者大抵

皆三晉之人也夫張儀之行事甚於蘇秦然世惡蘇

秦者以其先死而儀振暴其短以扶其說

索隱暴音步卜反振

謂振揚而暴露其短扶謂說彼之

成其衡道

索隱張儀說六

非成我之是扶會己之說辭也蘇秦相六國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

國使連衡而事秦故云成其衡道然山東地形從長相六國令破其從而連秦之要之此兩人真傾危之

士哉

索隱述贊曰儀未遭時頻被困辱及相秦惠先韓後蜀連衡齊魏傾危詐惑陳軫挾權犀首騁欲如

何斯德繼

史記卷七十

史記卷七十

其後五

其後五

其後五

其後五

士婚

其後五

其後五

其後五

其後五

其後五

史記卷七十考證

張儀列傳從鄭至梁二百餘里○臣照按戰國策云從鄭至梁不過百里從陳至梁二百餘里通鑑地理通釋曰按九域志鄭州至東京一百四十里陳州至東京二百四十五里當以國策爲正則從境以東○戰國策作從竟陵以東

五戰而三勝○徐孚遠曰越滅吳楚滅越懷王時吳之屬楚久矣安得與吳人五戰此言誤也

且夫秦之所以不出兵函谷十五年以攻齊趙者○戰國策補注云按此前二年五年六年皆有攻趙之事而攻齊則無之若云不攻齊則猶可通也

楚王大怒○徐孚遠曰當言大王今言楚王亦誤也熱啜索隱謂熱而啜之也下云廚人進斟斟謂羹汁故名汁曰斟左氏傳公羊傳云羊羹不斟是也○臣照按左傳云羊羹不徧羊斟是華元之御此誤引之公羊傳又無此語

梁哀王恐○春秋後語作魏襄王

館豎子止之○國策作管與止之

臣主與王何異也索隱臣主謂軫之主楚王也王秦
惠王以言我主與王俱宜待韓魏之斃而擊之亦
無以異也○徐孚遠曰軫言己之為秦王計不後
于楚王也索隱言秦楚俱宜待二國之弊此說非
也

其後五國伐秦○戰國策補注曰按秦紀書韓趙魏
燕齊帥匈奴伐秦年表韓魏趙楚燕五國伐秦不
勝楚世家書蘇秦約從六國共攻秦楚懷王為從
長至函谷關秦擊之六國皆引歸齊獨後互有不
同

史記卷七十考證

史記卷七十一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 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樗里子者名疾秦惠王之弟也索隱樗木名也音據高誘曰其里有樗樹

故曰樗里子然疾居渭南陰鄉之褚里疾故與惠王異母

母韓女也樗里子滑稽多智索隱滑稽音骨稽音雞鄒誕解云滑稽也稽音同也

謂辯捷之人言非若是言不己以言俳優之入出口一云滑稽酒器可轉注吐酒不己言俳優之入出口

成章詞不窮竭如滑稽之吐酒不己也正義滑稽讀為

渥水流自出稽計也言其智計宣吐如泉流出無盡

故揚雄酒賦云馳夷滑稽腹大如壺是也顏師古曰滑稽轉利之稱也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

亂稽不可考較其滑稽秦人號曰智囊秦惠王八年爵樗里

子右更

第十四

右更名秦

使將而伐曲沃

州縣

故城在陝

二盡出其人

秦本紀

惠文王

後元

八年

魏曲沃

共圍

秦人

使庶長疾與戰

脩魚

斬首

八萬

十一年

拔明矣

而傳

云八

魏

焦降之則焦與

曲沃

同

在十

一年

拔

明矣

而傳

云八

其城地入秦

秦惠王

二十

五年

使

樛里

子為

將

伐

虞趙將軍莊豹拔藺

在石州

藺縣

明年

助

魏章

攻楚

楚將屈丐取漢

中地

秦封

樛里

子號

為嚴

君

嚴君

是

爵邑之號當是

秦惠王

卒

太子

武王

立

逐

張儀

魏章

而以樛里子甘

茂為

左右

丞相

秦使

甘茂

攻

韓

拔

陽使樛里子以

車百

乘入

周

周以

卒

迎之

意甚

敬

王怒讓周以其

重

秦客

游

騰為

周說

楚王

曰

姓騰

智伯之伐仇猶

誘注

戰國

策以

仇猶

夷狄

之國

韓子

高

仇由地理志

孟縣外城俗

名原仇山

亦名仇

猶夷

括地

志云

并

州

云智伯欲伐晉國道險難不通乃鑄大鍾遺之載以廣車

所以事大而斷而馳至十九日而仇猶遺之

廣車載以廣車周禮曰廣車之萃鄭玄曰廣車橫陳

車之因隨之以兵仇猶遂亡何則無備故也齊桓公伐

蔡號曰誅楚其實襲蔡今秦虎狼之國使樗里子以

車百乘入周周以仇猶蔡觀焉故使長戟居前疆弩

在後名曰衛疾樗里子防衛而實囚之且夫周豈能無

憂其社稷哉恐一旦亡國以憂大王楚王乃悅秦武

王卒昭王立樗里子又益尊重昭王元年樗里子將

伐蒲紀年云褚里疾圍蒲不克而秦惠王薨事與此合正統蒲故城在滑州匡城縣北十五里

即子路蒲守恐請胡衍秦姓胡衍胡衍為蒲謂樗里

子曰公之攻蒲為秦乎為魏乎為魏則善矣為秦則

不為賴矣賴利也夫衛之所以為衛者以蒲也正統

一珍做宋版均

蒲是衛國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策云今蒲

入於秦衛必折而入魏亡西河之外華等州而無

以取者兵弱也今并衛於魏魏必彊魏彊之日西河

之外必危矣且秦王將觀公之事害秦而利魏王必

罪公樛里子曰奈何胡衍曰公釋蒲勿攻臣試為公

入言之以德衛君樛里子曰善胡衍入蒲謂其守曰

樛里子知蒲之病矣其言曰必拔蒲衍能令釋蒲勿

攻蒲守恐因再拜曰願以請因效金三百斤曰秦兵

苟退請必言子於衛君使子為南面故胡衍受金於

蒲以自貴於衛於是遂解蒲而去還擊皮氏正續故

州龍門縣西百皮氏未降又去昭王七年樛里子卒

葬於渭南章臺之東漢長安故城西曰後百歲是當

有天子之宮夾我墓樛里子疾室在於昭王廟西渭

南陰鄉樛里故俗謂之樛里子至漢興長樂宮在其

東未央宮在其西正義漢長樂宮在長安縣西北十五里皆在

長安故城中也武庫正直其墓索隱直猶當也秦人諺曰力則

任鄙智則樛里

甘茂者下蔡人也索隱地理志下蔡縣屬汝南事下

蔡史舉先生索隱戰國策及韓子皆學百家之說因

張儀樛里子而求見秦惠王王見而說之使將而佐

魏章略定漢中地惠王卒武王立張儀魏章去東之

魏蜀侯輝相壯反索隱輝音輝又音胡昆反秦之公

狀反姓陳也秦使甘茂定蜀還而以甘茂為左丞相以樛

里子為右丞相秦武王三年謂甘茂曰寡人欲容車

通三川以窺周室而寡人死不朽矣甘茂曰請之魏

約以伐韓而令向壽輔行正義餉受二甘茂至謂向

壽曰子歸言之於王曰魏聽臣矣然願王勿伐事成

盡以為子功向壽歸以告王王迎甘茂於息壤秦邑

經啓筮云昔伯鯀竊帝之息壤以堙洪水或是此也甘茂至王問其故對

曰宜陽大縣也上黨南陽積之久矣並積貯日久

韓之北三郡積貯在河南宜陽縣之日久矣名曰縣其實郡也今王倍數

險行千里攻之難謂函谷昔曾參之處費魯人

有與曾參同姓名者殺人人告其母曰曾參殺人其

母織自若也頃之一人又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尚

織自若也頃又一人告之曰曾參殺人其母投杼下

機踰牆而走夫以曾參之賢與其母信之也三人疑

之其母懼焉今臣之賢不若曾參王之信臣又不如

曾參之母信曾參也疑臣者非特三人臣恐大王之

投杼也始張儀西并巴蜀之地北開西河之外南取

上庸天下不以多張子而以賢先王魏文侯令樂羊

將而伐中山三年而拔之樂羊返而論功文侯示之

謗書一篋樂羊再拜稽首曰此非臣之功也主君之

力也今臣羈旅之臣也樗里子公孫奭策戰國策作公孫衍

音二人者挾韓而議之王必聽之是王欺魏王而

臣受公仲侈徐廣作馮之怨也王曰寡人不聽也請

與子盟卒使丞相甘茂將兵伐宜陽五月而不拔樗

里子公孫奭果爭之武王召甘茂欲罷兵甘茂曰息

壤在彼甘茂歸至息壤與秦王盟恐後樗里子

兵故甘茂云息壤在彼邑也王曰有之因大悉起兵使甘茂擊之

斬首六萬遂拔宜陽韓襄王使公仲侈入謝與秦平

武王竟至周而卒於周其弟立為昭王昭王名穰系

本云王母宣太后楚女也楚懷王怨前秦敗楚於丹

名側史記卷七十一 四一中華書局聚

陽而韓不救乃以兵圍韓雍氏秦惠王二十六年楚圍雍氏至昭王

七年又圍雍氏韓求救於秦是再圍也劉氏云此是前圍雍氏當赧王之七年戰國策及紀年與此並不

同義洛陽縣東北二十里韓使公仲侈告急於秦秦昭王

新立太后楚人不肯救公仲因甘茂茂為韓言於秦

昭王曰公仲方有得秦救故敢扞楚也今雍氏圍秦

師不下殺公仲且仰首而不朝公叔且以國南合於

楚楚韓為一魏氏不敢不聽然則伐秦之形成矣不

識坐而待伐孰與伐人之利秦王曰善乃下師於殺

以救韓楚兵去秦使向壽平宜陽而使樗里子甘茂

伐魏皮氏向壽者宣太后外族也而與昭王少相長

故任用向壽如楚集解徐廣曰一作和楚聞秦之貴向壽而

厚事向壽向壽為秦守宜陽將以伐韓韓公仲使蘇

代謂向壽曰禽困覆車集解駟案譬禽獸得困急猶能抵觸傾覆入車公破

韓辱公仲公仲收國復事秦自以為必可以封正義

自以為必可以封今公與楚解口地正義

買反公向壽也楚人必得封地也正義向封小令尹以杜

陽之地今以封楚之小令尹是秦楚相合也正義秦楚合復

攻韓韓必亡韓亡公仲且躬率其私徒以闕案烏合

反於秦正義公仲恐韓亡欲將願公熟慮之也向壽

曰吾合秦楚非以當韓也子為壽謁之公仲正義

向壽恐令蘇代謁報曰秦韓之交可合也蘇代對曰

願有謁於公正義公向壽也言向壽亦黨於人曰貴

其所以貴者貴王之愛習公也不如公孫奭其智能

公也不如甘茂今二人者皆不得親於秦事而公獨

與王主斷於國者何彼有以失之也正義彼言公孫

以失之謂不見委任情有失言秦王雖愛習公孫奭甘茂秦事不親委者謂黨韓魏也今國事獨

與向壽主斷者不知壽黨於楚以事秦王有以失之也公孫奭黨於韓而甘茂

黨於魏故王不信也今秦楚爭疆而公黨於楚是與

公孫奭甘茂同道也公何以異之蘇氏云向壽與公孫奭甘茂皆

有黨言無異也一人皆言楚之善變也而公必亡之云改異黨楚之意

是自為責也楚善變改不可信若變公不如與

王謀其變也善韓以備楚如此則無患矣親韓而備

楚之變改則向壽無患矣韓氏必先以國從公孫奭而後委國於

甘茂韓公之讎也韓氏必先委二今公言善韓

以備楚是外舉不辟讎也向壽曰然吾甚欲韓合對

曰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徐廣曰秦昭王元年韓武遂反宜陽之

民武遂宜陽本韓邑也秦伐取今公徒收之甚

難蘇代言甘茂許公仲以武遂又歸向壽曰然

則奈何武遂終不可得也對曰公奚不以秦為韓求

穎川於楚正義穎川許州也楚侵韓穎川蘇代令向壽以秦威重為韓就楚求索穎川是親向

壽此韓之寄地也公求而不得之是令行於楚而以其

地德韓也公求而不得是韓楚之怨不解集解駟案

而交走秦也索隱韓楚怨不解秦楚爭疆而公徐過

楚以收韓此利於秦集解徐廣曰過一作適正義若

失以收韓此利於秦也向壽曰奈何對曰此善事也甘茂欲以

魏取齊公孫奭欲以韓取齊今公取宜陽以為功收

楚韓以安之而誅齊魏之罪正義言公孫奭甘茂皆

今向壽取宜陽為功收楚韓安以事秦而責齊魏之

是以公孫奭甘茂無事也甘茂竟言秦昭王以武遂

復歸之韓正義元年予韓武遂也昭王向壽公孫奭爭之不

能得向壽公孫奭由此怨讒甘茂茂懼輟伐魏蒲阪

亡去集解徐廣曰昭王元擣里子與魏講罷兵索隱鄒氏

云講讀曰甘茂之亡秦奔齊逢蘇代代爲齊使於秦

甘茂曰臣得罪於秦懼而遯逃無所容跡臣聞貧人

女與富人女會績貧人女曰我無以買燭而子之燭

光幸有餘子可分我餘光無損子明而得一斯便焉

今臣困而君方使秦而當路矣茂之妻子在焉願君

以餘光振之蘇代許諾遂致使於秦已因說秦王曰

甘茂非常士也其居於秦累世重矣自殽塞及至鬼

谷隰解徐廣曰在陽城秦隰鬼谷在關內雲其地形

險易皆明知之彼以齊約韓魏反以圖秦非秦之利

也秦王曰然則奈何蘇代曰王不若重其贄厚其祿

以迎之使彼來則置之鬼谷正劉伯莊云此鬼谷

按陽城鬼谷時屬終身勿出秦王曰善即賜之上卿

以相印迎之於齊甘茂不往蘇代謂齊潛王曰夫甘

茂賢人也今秦賜之上卿以相印迎之甘茂德王之

賜好為王臣故辭而不往今王何以禮之齊王曰善

即位之上卿而處之索隱處猶留也秦因復甘茂之家復音

福以市於齊齊使甘茂於楚楚懷王新與秦合婚而

驩集解徐廣曰昭王二年時迎婦於楚而秦聞甘茂在楚使人謂楚王

曰願送甘茂於秦楚王問於范蠡集解徐廣曰一作蠡

音休軟反戰國策一作蠡字曰寡人欲置相於秦孰可對曰臣不

足以識之楚王曰寡人欲相甘茂可乎對曰不可夫

史舉下蔡之監門也大不為事君小不為家室以苟

賤不廉聞於世甘茂事之順焉故惠王之明武王之

察張儀之辯而甘茂事之取十官而無罪茂誠賢者

也然不可相於秦夫秦之有賢相非楚國之利也且

王前嘗用召滑於越集解徐廣曰滑一作涓而內行章義之難

禍心構難於楚戰國策云內句章味之難也 **越國**

亂故楚南塞厲門伯莊云厲門度嶺南之要路 劉而

郡江東皆為楚之都邑 計王之功所以能如此者越

國亂而楚治也今王知用諸越而忘用諸秦臣以王

為鉅過矣然則王若欲置相於秦則莫若向壽者可

夫向壽之於秦王親也少與之同衣長與之同車以

聽事王必相向壽於秦則楚國之利也於是使使請

秦相向壽於秦秦卒相向壽而甘茂竟不得復入秦

卒於魏甘茂有孫曰甘羅

甘羅者甘茂孫也茂既死後甘羅年十二事秦相文

信侯呂不韋戰國策甘羅 秦始皇帝使剛成君

蔡澤於燕三年而燕王喜使太子丹入質於秦秦使

張唐往相燕欲與燕共伐趙以廣河間之地張唐謂

文信侯曰臣嘗爲秦昭王伐趙趙怨臣曰得唐者與
百里之地今之燕必經趙臣不可以行文信侯不快
未有以彊也甘羅曰君侯何不快之甚也文信侯曰
吾令剛成君蔡澤事燕三年燕太子丹已入質矣吾
自請張卿相燕而不肯行也索隱卽張唐也卿字也甘羅曰臣請

行之文信侯叱曰去我身自請之而不肯女焉能行
之音乙連反女音汝甘羅曰夫項橐生七歲爲孔子師音

橐音託尊其道故云項橐今臣生十二歲於茲矣君其試臣何遽

叱乎於是甘羅見張卿曰卿之功孰與武安君卿曰

武安君南挫彊楚北威燕趙戰勝攻取破城墮邑不

知其數臣之功不如也甘羅曰應侯之用於秦也孰

與文信侯專索隱應侯范睢也張卿曰應侯不如文信侯專

甘羅曰卿明知其不如文信侯專與曰知之甘羅曰

應侯欲攻趙武安君難之去咸陽七里而立死於杜
 郵今文信侯自請卿相燕而不肯行臣不知卿所死
 處矣張唐曰請因孺子行令裝治行行有日甘羅謂
 文信侯曰借臣車五乘請為張唐先報趙文信侯乃
 入言之於始皇曰昔甘茂之孫甘羅年少耳然名家
 之子孫諸侯皆聞之今者張唐欲稱疾不肯行甘羅
 說而行之今願先報趙請許遣之始皇召見使甘羅
 於趙趙襄王郊迎甘羅甘羅說趙王曰王聞燕太子
 丹入質秦歟曰聞之曰聞張唐相燕歟曰聞之燕太
 子丹入秦者燕不欺秦也張唐相燕者秦不欺燕也
 燕秦不相欺者伐趙危矣燕秦不相欺無異故欲攻
 趙而廣河間王不如齎臣五城以廣河間齎音側奚反

音齎並謂割五城與臣也

請歸燕太子與彊趙攻弱燕趙王立自

割五城以廣河間秦歸燕太子趙攻燕得上谷三十

城上谷今媯州也在幽州西北令秦有十一謂以

與秦也甘羅還報秦乃封甘羅以為上卿復以始甘

茂田宅賜之

太史公曰樗里子以骨肉重固其理而秦人稱其智

故頗采焉甘茂起下蔡閭閻顯名諸侯重疆齊楚

徐廣曰恐或疑此當云見重疆齊楚甘羅年少然出

一奇計聲稱後世雖非篤行之君子然亦戰國之策

士也方秦之疆時天下尤趨謀詐哉

索隱述贊曰嚴君名疾厥號智囊既親且重稱兵外攘甘茂並相初佐魏章始推向壽乃攻宜陽甘

羅妙歲卒起張唐

史記卷七十一

史記卷七十一考證

樽里子甘茂列傳虜趙將軍莊豹○秦本紀作虜趙將莊

今伐蒲入於魏衛必折而從之○顧炎武曰此文誤當依索隱所引戰國策文爲正

蜀侯輝相壯反○臣照按華陽國志秦滅蜀封公子通爲蜀侯以陳壯爲相壯反殺蜀侯通秦誅壯封子輝爲蜀侯輝爲後母所譖自殺與此異

不如公孫奭○奭戰國策作郝

則置之鬼谷○臣照按戰國策作槐谷補注曰春秋後語注槐里之谷今京兆始平之地與此異

史記卷七十一考證

史記卷七十二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 中 郎 外 兵 曹 參 軍 裴 駟 集 解

唐 國 子 博 士 弘 文 館 學 士 司 馬 貞 索 隱

唐 諸 王 侍 讀 率 府 長 史 張 守 節 正 義

穰侯列傳第十二

穰侯魏冉者秦昭王母宣太后弟也魏冉封之穰地理志穰縣在南陽宣太后者惠王之妃姓芊氏曰芊八子也其先楚人姓

芊氏正義芊秦武王卒無子立其弟為昭王昭王母

故號為芊八子及昭王即位芊八子號為宣太后宣

太后非武王母武王母號曰惠文后先武王死秦本

紀云昭王二年庶長壯與大臣公子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又按紀年云秦內亂殺其太后及

子壯是也宣太后二弟其異父長弟曰穰侯姓魏氏

子壯是也

名冉同父弟曰芊戎為華陽君

秦芊戎後又號新城

君

正義司馬彪云華陽亭名在洛州密縣南三十里即此

母弟曰高陵君

名顯

涇陽君

名悝

而魏冉最賢自惠

王武王時任職用事武王卒諸弟爭立唯魏冉力為

能立昭王昭王即位以冉為將軍衛咸陽誅季君之

亂

與大臣

徐廣曰年表曰季君為亂誅本紀曰庶長壯

按季君即公子壯

立而號曰季君穰侯力能立昭王為將軍衛咸陽誅

季君及惠文后故本紀言伏誅又云及惠文后皆不

得良死蓋謂惠文后時黨公子壯欲立之及壯誅而

太后憂死故云不得良死亦史諱之也又逐武王后

出之魏亦耳而逐武王后出之魏昭王諸兄弟不善者

皆滅之威振秦國昭王少宣太后自治任魏冉為政

昭王七年樗里子死而使涇陽君質於齊趙人樓緩

來相秦趙不利乃使仇液之秦

亦姓音請以魏冉為秦相仇液將行其客宋公

戰國

一珍做宋版

策作謂液曰秦不聽公樓緩必怨公公不若謂樓緩

曰請爲公毋急秦秦王見趙請相魏冉之不急且不

聽公公言而事不成以德樓子事成魏冉故德公矣

於是仇液從之而秦果免樓緩而魏冉相秦欲誅呂

禮禮出奔齊昭王十四年魏冉舉白起使代向壽將

而攻韓魏敗之伊闕斬首二十四萬虜魏將公孫喜

明年又取楚之宛葉魏冉謝病免相以客卿壽燭爲

相其明年燭免復相冉乃封魏冉於穰復益封陶

徐廣曰一作陰陶卽定陶也徐廣云作陰陶陰字本易惑也王劭案定陶見有魏冉冢作陰誤也

號曰穰侯穰侯封四歲爲秦將攻魏魏獻河東方四

百里拔魏之河內取城大小六十餘昭王十九年秦

稱西帝齊稱東帝月餘呂禮來而齊秦各復歸帝爲

王魏冉復相秦六歲而免免二歲復相秦四歲而使

白起拔楚之郢秦置南郡乃封白起為武安君白起者穰侯之所任舉也相善於是穰侯之富富於王室

昭王三十二年穰侯為相國將兵攻魏走芒卯案

上莫邛反反入北宅徐廣曰魏惠王五年與韓會

括地志云宅陽故城在鄭遂圍大梁梁大夫須賈說

穰侯曰臣聞魏之長吏謂魏王曰昔梁惠王伐趙戰

勝三梁徐廣曰田完世家云魏伐趙趙拔邯鄲

趙氏不割而邯鄲復歸齊人攻衛拔故國殺子良

衛之故國蓋楚丘也下文故地亦同謂楚丘衛人不

割而故地復反衛趙之所以國全兵勁而地不并於

諸侯者以其能忍難而重出地也宋中山數伐割地

而國隨以亡臣以為衛趙可法而宋中山可為戒也

秦貪戾之國也而毋親蠶食魏氏又盡晉國西河東

河內並是魏地故晉國今言秦蠶食魏氏盡晉國之地也戰勝暴子集解徐廣曰韓將暴

焉割八縣地未畢入兵復出矣夫秦何厭之有哉今

又走芒卯入北宅此非敢攻梁也且劫王以求多割

地王必勿聽也今王背楚趙而講秦和也講楚趙怒

而去王與王爭事秦秦必受之秦挾楚趙之兵以復

攻梁則國求無亡不可得也願王之必無講也王若

欲講少割而有質不然必見欺割地而求秦質子恐

不然必被秦欺也此臣之所聞於魏也魏人謂梁王若少割

而求質必是欺我即願君王之以是慮事也周書曰

惟命不于常此言幸之不可數也夫戰勝暴子割八

縣此非兵力之精也又非計之工也天幸爲多矣今

又走芒卯入北宅以攻大梁是以天幸自爲常也智

者不然臣聞魏氏悉其百縣勝甲以上戍大梁臣以

為不下三十萬以三十萬之衆守梁七仞之城駟案

爾雅曰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臣以為湯武復生不易攻也夫輕

背楚趙之兵陵七仞之城戰三十萬之衆而志必舉

之臣以為自天地始分以至于今未嘗有者也攻而

不拔秦兵必罷陶邑必亡陶一作魏言秦前攻

還於魏也定陶近大梁穰侯攻梁兵疲定陶必為魏伐則前功必棄矣今魏

氏方疑可以少割收也講於秦是言魏氏方疑可以

少割地而收魏也願君逮楚趙之兵未至於梁亟以少割收

魏魏方疑而得以少割為利必欲之則君得所欲矣

楚趙怒於魏之先己也必爭事秦從以此散趙怒魏

之與秦講皆爭事秦是東方從而足松反而君後擇焉且君之

得地豈必以兵哉割晉國秦兵不攻而魏必效絳安

邑又為陶開兩道穰侯封陶魏效絳與安邑是得河東地言從秦適陶開河西河

東之兩道正魏穰故封定陶故宋及單父幾盡故宋

是陶之南道也魏之安邑及絳是陶北道幾音祈此時宋已衛必效單父秦兵可全而君

制之何索而不得何為而不成願君熟慮之而無行

危言莫行穰侯曰善乃罷梁圍言莫行危事穰侯曰善乃罷梁圍釐王二年秦軍

與秦温以和也明年魏背秦與齊從親秦使穰侯伐

魏斬首四萬走魏將暴鳶得魏三縣穰侯益封明年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

下斬首十萬取魏之卷丘權反蔡陽長社趙氏觀

津且與趙觀津益趙以兵伐齊趙既得觀津仍令

趙也齊襄王懼使蘇代為齊陰遺穰侯書曰臣聞往

來者言曰秦將益趙甲四萬以伐齊臣竊必之弊邑

之王曰告齊王言秦必定不益兵以助趙

也齊王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

甲四萬以伐齊是何也夫三晉之相與也秦之深讎也百相背也百相欺也不爲不信不爲無行今破齊以肥趙趙秦之深讎不利於秦此一也秦之謀者必曰破齊弊晉楚晉楚今晉楚伐齊之國亦弊敗而後制晉楚之勝夫齊罷國也以天下攻齊如以千鈞之弩決潰壘也必死安能弊晉楚此二也秦少出兵則晉楚不信也多出兵則晉楚爲制於秦齊恐不走秦必走晉楚此三也秦割齊以啖晉楚晉楚案之以兵秦反受敵此四也是晉楚以秦謀齊以齊謀秦也何晉楚之智而秦齊之愚此五也故得安邑以善事之亦必無患矣秦有安邑韓氏必無上黨矣取天下之腸胃與出兵而懼其不反也孰利臣故曰秦王明而熟於計穰侯智而習於事必不益趙甲四萬以伐齊矣於是穰侯

不行引兵而歸昭王三十六年相國穰侯言客卿竈

欲伐齊取剛壽

集解徐廣曰濟北有剛縣正義故剛城在兗州龔丘縣界壽張鄆州縣也

以廣其陶邑於是魏人范雎自謂張祿先生譏穰侯之伐齊乃越三晉以攻齊也以此時奸說秦昭王昭王於是用范雎范雎言宣太后專制穰侯擅權於諸侯涇陽君高陵君之屬太侈富於王室於是秦昭王悟乃免相國令涇陽之屬皆出關就封邑穰侯出關輜車千乘有餘穰侯卒於陶而因葬焉秦復收陶爲

郡

太史公曰穰侯昭王親舅也而秦所以東益地弱諸侯嘗稱帝於天下天下皆西鄉稽首者穰侯之功也及其貴極富溢一夫開說身折勢奪而以憂死況於羈旅之臣乎

索隱述贊曰穰侯智識應變無方內倚太后外輔昭王四登相位再列封疆摧齊撓楚破魏圍梁一

憤而亡說憂

史記卷七十二

一珍做宋版印

史記卷七十二考證

穰侯列傳戰勝暴子○戰國策作畢子

此臣之所聞於魏也索隱須賈說穰侯言魏人謂梁王若少割而求質必是欺我卽聞魏見欺於秦也○董份曰自臣聞至不然必見欺皆須賈述衛人之言故結之曰此臣之所聞於魏也言其所聞於魏之言如此也詞意極明索隱解謬

穰侯與白起客卿胡傷復攻趙韓魏破芒卯於華陽下○戰國策校注曰大事記華陽之役秦救韓而擊趙魏年表列傳或云得三晉將或云攻趙韓魏皆記者之誤

斬首十萬○秦本紀作十五萬

史記卷七十二考證

○ 卷之五 第五十五

文

三 卷之五 第五十五

三 卷之五 第五十五

三 卷之五 第五十五

三 卷之五 第五十五

三 卷之五 第五十五

三 卷之五 第五十五

三 卷之五 第五十五

三 卷之五 第五十五

三 卷之五 第五十五

三 卷之五 第五十五

三 卷之五 第五十五

史記卷七十三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駟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白起者郿人也眉岐州縣善用兵事秦昭王昭王十

三年而白起為左庶長將而擊韓之新城在河南也

今洛州伊闕是歲穰侯相秦舉任鄙以為漢中守其明年

白起為左更攻韓魏於伊闕今洛城南山號曰龍門是也

斬首二十四萬又虜其將公孫喜拔五城起遷為國

尉正義言涉河取韓安邑以東到乾河音干駟案郭

璞曰今河東聞喜縣東北有乾河口因名乾河里但有故溝處無復水也秦魏以安邑入秦然安邑以

東至乾河皆韓故明年白起為大良造攻魏拔之取

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集解

垣曰河東後五年白起攻趙拔光狼城索隱地理志不

趙國正義光狼故城在澤後七年白起攻楚拔鄢鄧

五城集解徐廣曰昭王二十八其明年攻楚拔鄢燒

夷陵正義夷陵今遂東至竟陵正義故城在鄢州長

其復州亦是楚王亡去郢東走徙陳秦以郢為南郡白

起遷為武安君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昭王三

十四年白起攻魏拔華陽走芒卯而虜三晉將斬首

十三萬與趙將賈偃戰沉其卒二萬人於河中昭王

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正義陘城故城在曲沃縣

三十五里也拔五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白起攻南陽太

行道絕之集解徐廣曰此南陽河內脩武是也正義

矣四十五年伐韓之野王秦隱地理志野王縣屬河

也邢國野王降秦上黨道絕其守馮亭與民謀曰鄭道

已絕鄭韓之都在河南新鄭韓之國都也鄭國

也絕韓必不可得為民秦兵日進韓不能應不如以上

黨歸趙趙若受我秦怒必攻趙趙被兵必親韓韓趙

為一則可以當秦因使人報趙趙孝成王與平陽君

平原君計之索隱平陽君平陽君曰不如勿受受之

禍大於所得平原君曰無故得一郡受之便趙受之

因封馮亭為華陽君正義常山一名華四十六年秦

攻韓集解徐廣曰屬潁川索隱今其地闕西

無蘭括地志云洛州嵩縣本夏之綸國也在緱氏東

南六十里地理志云綸氏屬潁川郡按既攻緱氏蘭

相似字音而轉作蘭拔之四十七年秦使左庶長

王齧集解音紇攻韓取上黨上黨民走趙趙軍長平

史記卷七十二 一中華書局聚

徐廣曰在汝氏正義長平故城在澤州高平縣西北一里也索隱地理志汝氏今在上黨郡以按

據上黨民平以據援上黨索隱四月齧因攻趙趙使廉頗

將趙軍士卒犯秦斥兵之斥候兵也秦斥兵斬趙裨

將茄裨將名音加六月陷趙軍取二鄣四尉城尉官也

正義括地志云趙鄣故城一名都尉城今名趙東城

也二鄣七月趙軍築壘壁而守之秦又攻其壘取二尉

敗其陣日一作徐乘奪西壘壁正義趙西壘在澤州高

齧奪趙西壘壁者廉頗堅壁以待秦秦數挑戰正義數音

鳥朔挑田反趙兵不出趙王數以為讓而秦相應侯又使

人行千金於趙為反間正義紀曰秦之所惡獨畏馬

服子趙括將耳廉頗易與且降矣趙王既怒廉頗軍

多失亡軍數敗又反堅壁不敢戰而又聞秦反間之

言因使趙括代廉頗將以擊秦秦聞馬服子將乃陰

使武安君白起爲上將軍而王齕爲尉裨將令軍中

有敢泄武安君將者斬趙括至則出兵擊秦軍秦軍

詳敗而走音羊張二奇兵以劫之趙軍逐勝追造

秦壁音羊秦壁一名秦壘壁堅拒不得入而秦奇兵二

萬五千人絕趙軍後又一軍五千騎絕趙壁間趙軍

分而爲二糧道絕而秦出輕兵擊之趙戰不利因築

壁堅守音羊趙壁今名趙東壘亦名趙東長壘在

待救至秦王聞趙食道絕王自之河內賜民爵各一

級發年十五以上悉詣長平秦隱時已屬

及糧食至九月趙卒不得食四十六日皆內陰相殺

食來攻秦壘欲出爲四隊四五復之不能出其將軍

趙括出銳卒自搏戰秦軍射殺趙括括軍敗卒四十

萬人降武安君武安君計曰前秦已拔上黨上黨民

不樂為秦而歸趙趙卒反覆非盡殺之恐為亂乃挾

詐而盡阬殺之遺其小者二百四十人歸趙前後斬

首虜四十五萬人趙人大震四十八年十月秦復定

上黨郡秦前攻趙已破上黨今迴秦分軍為二

王齮攻皮牢拔之龍門縣西一里司馬梗定太原

地秦定取也韓趙恐使蘇代厚幣說秦相應侯曰武

安君禽馬服子乎曰然又曰即圍邯鄲乎曰然趙亡

則秦王王矣武安君為三公武安君所為秦戰勝攻

取者七十餘城南定鄢郢漢中縣南九里郢在荊州

中今襄州之地北禽趙括之軍雖周召呂望之功

不益於此矣今趙亡秦王王則武安君必為三公君

能為之下乎雖無欲為之下固不得已矣秦嘗攻韓

圍邢丘州武陵縣東南二十里平皋縣城是也今懷困

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爲趙天下不樂爲秦民之日久矣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亡幾何人

集解徐廣曰亡音無也

故不如因而割之

正義

因白起之攻割取韓趙之地

無以爲武安君功也於是應侯言於

秦王曰秦兵勞請許韓趙之割地以和且休士卒王

聽之割韓垣雍趙六城以和

集解徐廣曰卷縣有垣雍城正義釋地名云卷

縣所理垣雍城按今在鄭州原武縣西北七里也

正月皆罷兵武安君聞之

由是與應侯有隙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

攻趙邯鄲是時武安君病不任行

正義任入四十九針反也

年正月陵攻邯鄲少利秦益發兵佐陵陵兵亡五校

武安君病愈秦王欲使武安君代陵將武安君言曰

邯鄲實未易攻也且諸侯救日至彼諸侯怨秦之日

久矣今秦雖破長平軍而秦卒死者過半國內空遠

絕河山而爭人國都趙應其內諸侯攻其外破秦軍

必矣不可秦王自命不行乃使應侯請之武安君終

辭不肯行遂稱病秦王使王齕代陵將八九月圍邯

鄲不能拔楚使春申君及魏公子將兵數十萬攻秦

軍秦軍多失亡武安君言曰秦不聽臣計今如何矣

秦王聞之怒彊起武安君正義武安君遂稱病篤

應侯請之不起於是免武安君為士伍遷之陰密正義

行居三月諸侯攻秦軍急秦軍數卻使者日至秦王

乃使人遣白起不得留咸陽中武安君既行出咸陽

西門十里至杜郵正義說文云郵境上

行舍道路所經過今咸陽縣城本秦昭王與應侯羣

秦之郵也在雍州西北三十五里

臣議曰白起之遷其意尚怏怏不服有餘言秦王乃

使使者賜之劍自裁武安君引劍將自剄曰我何罪
于天而至此哉良久曰我固當死長平之戰趙卒降
者數十萬人我詐而盡阬之是足以死遂自殺武安
君之死也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而非其罪秦

人憐之鄉邑皆祭祀焉

集解

何晏曰白起之降趙卒

必死謂乎後亦難以重得志矣向使衆人皆豫知降之

後日之戰死當死耳何衆肯服秦之衆骸積成丘則

能裁功而乃更堅諸侯之守故兵進而自伐其勢軍

勝而還喪其計何者對也況今皆使天下爲後日乎

其所以終不敢復加兵於鄆者非但憂不平原之補

諱則毋所以遠智也徒諱之而不言耳若平之專秦

民爵於河內夫以秦之疆而大又何以稱奇哉若後者此

役戍不豫其論者則秦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

史者本自當戰殺不當秦受降詐也戰殺雖難降殺雖

易然降殺之為害禍大於劇戰也
捲音拳袒音濁菟反字亦作綻
索隱地志頻陽縣屬左馮翊

王翦者頻陽東鄉人也

東同官縣界也少而好兵事秦始皇始皇十一年翦

將攻趙闕與音預破之拔九城十八年翦將攻趙

歲餘遂拔趙趙王降盡定趙地為郡明年燕使荆軻

為賊於秦秦王使王翦攻燕燕王喜走遼東翦遂定

燕薊而還音計秦使翦子王賁擊荆秦諱楚故云

荆也荆兵敗還擊魏魏王降遂定魏地秦始皇

既滅三晉走燕王而數破荆師秦將李信者年少壯

勇嘗以兵數千逐燕太子丹至於衍水中卒破得丹

始皇以為賢勇於是始皇問李信吾欲攻取荆於將

軍度用幾何人而足李信曰不過用二十萬人始皇

問王翦王翦曰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王將軍老

矣何怯也李將軍果勢壯勇徐廣曰一作新其言是也

遂使李信及蒙恬將二十萬南伐荆王翦言不用因

謝病歸老於頻陽李信攻平與在豫東北五十四里

蒙恬攻寢固始縣屬淮陽寢丘地名也大破荆軍

信又攻鄢郢破之於是引兵而西與蒙恬會城父

在汝南即應鄉正義言引兵而會城父則是汝州郊

城縣東父城故城也括地志云汝州郊城縣東四十里

有父城北四十五里亦有父城故城即杜預云襄城城

父縣者也此二城父城之名耳服虔城父是也十三州

志云太子建所居城父謂今亳州城父是也此三家

之說是城父之名地理志云穎川父城縣沛郡城父

先儒多惑故使其名自錯亂荆人因隨之三日三夜不

頓舍大破李信軍入兩壁殺七都尉秦軍走始皇聞
之大怒自馳如頻陽見謝王翦曰寡人以不用將軍
計李信果辱秦軍今聞荆兵日進而西將軍雖病獨

忍棄寡人乎王翦謝曰老臣罷病悖亂罷音背唯

大王更擇賢將始皇謝曰已矣將軍勿復言王翦曰

大王必不得已用臣非六十萬人不可始皇曰為聽

將軍計耳於是王翦將兵六十萬人始皇自送至灞

上王翦行請美田宅園池甚眾始皇曰將軍行矣何

憂貧乎王翦曰為大王將有功終不得封侯故及大

王之嚮臣臣亦及時以請園池為子孫業耳始皇大

笑王翦既至關使使還請善田者五輩徐廣曰

謂使者五度請也或曰將軍之乞貸亦已甚矣王翦曰不然

夫秦王怛案音蠢而不信人怛一作粗今空秦國

甲士而專委於我徐廣曰專我不多請田宅為

子孫業以自堅顧令秦王坐而疑我邪王翦東代李

信擊荆荆聞王翦益軍而來乃悉國中兵以拒秦王

一珍傲宋版

翦至堅壁而守之不肯戰荆兵數出挑戰終不出王

翦日休士洗沐而善飲食撫循之親與士卒同食久

之王翦使人問軍中戲乎對曰方投石超距集解徐

一作拔翮案漢書云甘延壽投石拔距絕於等倫張晏曰范蠡兵法飛石重十二斤為機發行三百步延

壽有力能以手投之拔距超距也於是王翦曰士卒可用

矣荆數挑戰而秦不出乃引而東翦因舉兵追之令

壯士擊大破荆軍至蘄南正義徐殺其將軍項燕荆

兵遂敗走秦因乘勝略定荆地城邑歲餘虜荆王負

芻竟平荆地為郡縣因南征百越之君而王翦子王

賁與李信破定燕齊地秦始皇二十六年盡并天下

王氏蒙氏功為多名施於後世秦二世之時王翦及

其子賁皆已死而又滅蒙氏陳勝之反秦秦使王翦

之孫王離擊趙圍趙王及張耳鉅鹿城正義今邢州平鄉縣城本

秦鉅鹿郡城也

或曰王離秦之名將也今將彊秦之兵攻新造之趙舉之必矣客曰不然夫爲將三世者必敗必敗者何也以其所殺伐多矣其後受其不祥今王離已三世將矣居無何項羽救趙擊秦軍果虜王離王離軍遂降諸侯

太史公曰鄙語云尺有所短寸有所長白起料敵合變出奇無窮聲震天下然不能救患於應侯王翦爲秦將夷六國當是時翦爲宿將始皇師之然不能輔秦建德固其根本偷合取容以至坳身集解徐廣曰坳音沒及孫王離爲項羽所虜不亦宜乎彼各有所短也

索隱述贊曰白起王翦俱善用兵遞爲秦將拔齊破荆趙任馬服長平遂阮楚陷李信霸上卒行賁

離繼出三代無名

史記卷七十三

史記卷七十三考證

白起王翦列傳昭王十三年而白起爲左庶長○秦本紀昭王十三年起爲左更

明年白起爲大良造攻魏拔之取城小大六十一明年起與客卿錯攻垣城拔之○臣照按此與秦本紀魏世家六國表所載互異紀云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之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魏世家云秦拔我城大小六十一則當在昭王十七年此傳卻在昭王十五年六國表昭王十八年客卿錯擊魏至軹取城大小六十一分不同事亦不一

武安君因取楚定巫黔中郡○秦本紀蜀守若伐取巫郡及江南爲黔中郡非起所取與此互異

而虜三晉將斬首十三萬○秦本紀及六國表皆作十五萬五訛爲三或傳寫之誤穰侯傳又作十萬昭王四十三年白起攻韓陘城拔五城○秦本紀云拔九城韓世家及六國表云秦拔我陘城汾城

趙孝成王與平陽君平原君計之索隱平陽君未詳何人○臣照按平陽君趙豹趙世家注云戰國策曰惠文王母弟也

其九月秦復發兵使五大夫王陵攻趙邯鄲○秦本紀作十月

遷之陰密正義即古陰密國○秦本紀正義云即古密須國

以秦昭王五十年十一月死○秦本紀作十二月

史記卷七十三考證

史記卷七十四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駙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索隱按序傳孟嘗君第十四而此傳為第十五蓋後人差降之矣

太史公曰余讀孟子書至梁惠王問何以利吾國未嘗不廢書而歎也曰嗟乎利誠亂之始也夫子罕言利者常防其原也故曰放於利而行多怨自天子至於庶人好利之弊何以異哉

孟軻鄒人也索隱軻音苦何反又苦賀反鄒魯地名又云本邾人徙鄒故也正義軻字子輿

受業子思之門人索隱王邵以人為衍字則以軻親受業孔伋之

史記卷七十四 中華書局聚

門也今言門人者乃受業於子思之弟子也

道既通游事齊宣王宣王不

能用適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則見以爲迂遠而闕於事情當是之時秦用商君富國彊兵楚魏用吳起戰勝弱敵齊威王宣王用孫子田忌之徒而諸侯東面朝齊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索隱孟有萬章公明高等蓋並軻之門人也萬姓章名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其後有騶子之屬齊有三騶子其前鄒忌以鼓琴干威王因及國政封爲成侯而受相印先孟子其次騶衍後孟子騶衍睹有國者益淫侈不能尚德若大雅整之於身施及黎庶矣乃深觀陰陽消息而作怪迂之變終始大聖之篇十餘萬言其語闕大不經必先驗小物推而大之至於無垠先序今以

上至黃帝學者所共術大並世盛衰集解駟案並蒲

並大體隨代盛衰觀時而說事因載其襪祥度制推而遠之至天地

未生窈冥不可考而原也先列中國名山大川通谷

禽獸水土所殖物類所珍因而推之及海外人之所

不能睹稱引天地剖判以來五德轉移治各有宜而

符應若茲以爲儒者所謂中國者於天下乃八十一

分居其一分耳虛妄熒惑六國之君因納其異說所

謂匹夫而熒惑諸侯也中國名曰赤縣神州赤縣神州內自有

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不得爲州數中國外如赤縣

神州者九乃所謂九州也於是有裨海環之音脾裨

海小海也九州之外更有大瀛海故知此裨是裨將裨是裨義也人民禽獸

莫能相通者如一區中者乃爲一州如此者九乃有

大瀛海環其外天地之際焉其術皆此類也然要其

歸必止乎仁義節儉君臣上下六親之施始也濫耳

也謂行之術言君臣上下六親之際行事之所施所

治皆可以為後代王公大人初見其術懼然顧化

懼音劬謂行之術皆動人心見者莫不懼然駐想又

貴異其後不能行之是以騶子重於齊適梁梁惠王

郊迎執賓主之禮適趙平原君側行褻席林云褻音

謂側行而衣褻席為敬不敢正坐當賓主之禮也如

燕昭王擁彗先驅彗帚也謂為之掃地以衣袂

敬也請列弟子之座而受業築碣石宮碣石宮

西三十里身親往師之作主運劉向別錄云其

游諸侯見尊禮如此豈與仲尼菜色陳蔡孟軻困於

齊梁同乎哉仲尼孟子法先王之道行仁義之

侯其見禮重如此故武王以仁義伐紂而王伯夷餓

可為長太息哉

不食周粟衛靈公問陳而孔子不答梁惠王謀欲攻

趙孟軻稱太王去邠索隱孟子太王去邠是軻對滕

不孟子同此豈有意阿世俗苟合而已哉持方枘欲內圓

鑿其能入乎索隱方枘是筍也圓鑿是孔也謂工人

謂戰國時仲尼孟軻以仁義干世主猶方枘圓鑿然

也或曰伊尹負鼎而勉湯以王百里奚飯牛車下而

繆公用霸作先合然後引之大道騶衍其言雖不軌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呂氏春秋云涵牛之鼎不

誰之術迂大儻若大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自騶衍與

齊之稷下先生如淳于髡慎到環淵接子田駢騶奭

之徒索隱按稷齊之城門也或云稷山名謂齊之學

則戰國時處士接子又步經反正義慎子十卷在法家

下號天口接田二入道各著書言治亂之事以干世

史記卷七十四 三中華書局聚

主豈可勝道哉

淳于髡齊人也博聞彊記學無所主其陳說慕晏嬰之爲人也然而承意觀色爲務客有見髡於梁惠王惠王屏左右獨坐而再見之終無言也惠王怪之以讓客曰子之稱淳于先生管晏不及及見寡人寡人未有得也豈寡人不足爲言邪何故哉客以謂髡髡曰固也吾前見王王志在驅逐後復見王王志在音聲吾是以默然客具以報王王大駭曰嗟乎淳于先生誠聖人也前淳于先生之來人有獻善馬者寡人未及視會先生至後先生之來人有獻謳者未及試亦會先生來寡人雖屏人然私心在彼有之

素隱謂私心實

在彼馬與謳也

有之二事也後淳于髡見壹語連三日三夜

謂我實有此無倦惠王欲以卿相位待之髡因謝去於是送以安

車駕駟束帛加璧黃金百鎰終身不仕

慎到趙人田駢接子齊人環淵楚人皆學黃老道德

之術因發明序其指意故慎到著十二論集解徐廣曰今慎子

劉向所定有四十一篇有環淵著上下篇而田駢接子皆有所論

焉

騶奭者齊諸騶子亦頗采騶衍之術以紀文於是齊

王嘉之自如淳于髡以下皆命曰列大夫為開第康

莊之衢集解駟案爾雅曰四通謂之莊高門大屋尊寵

之覽天下諸侯賓客言齊能致天下賢士也

荀卿趙人齊為祭酒仕楚為蘭陵令後亦謂之孫卿

子者避漢宣帝諱也年五十始來游學於齊騶衍之術迂大而

閑辯奭也文具難施淳于髡久與處時有得善言故

齊人頌曰談天衍雕龍奭炙轂集解徐廣曰過髡一作亂調

翻案劉向別錄曰騶衍之所言五德終始天地廣大

書言天事故曰談天騶衍之文飾若雕鏤龍也

之雖盡猶有餘流者言淳于髡者不盡如炙輶也

也思齊都賦注曰言其多智難盡如脂膏過之有潤澤

器名音如字謂盛脂之器也今按文稱炙輶過則指

田駢之屬皆已死齊襄王時襄王名法章潛而

荀卿最為老師齊尚脩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為祭

酒焉禮食必祭耳後因以爲官名故吳王濞為劉氏

齊人或讒荀卿荀卿乃適楚而春申君以為蘭陵令

今沂州承縣有蘭陵山春申君死而荀卿廢因家蘭

陵李斯嘗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濁世之政亡國

亂君相屬不遂大道而營於巫祝信禳祥鄙儒小拘

如莊周等又滑稽亂俗於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興

壞序列著數萬言而卒因葬蘭陵而趙亦有公孫龍

為堅白同異之辯集解平縣有龍淵水可用淬刀劍特堅

利故有堅白之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

或辯之曰白所以論云黃所以為堅也白所以為利也

仲尼弟子也此云趙人弟子並孔子同衛人鄭玄云楚人

各不能知其真又下文云並孔子同衛人鄭玄云楚人

師古云即非為堅白也正義按藝文志公孫龍子十四篇顏

志云西平縣豫州西北也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

百四十四里有龍淵水也劇子之言徐廣曰按應

前史不記其名著趙有劇孟及劇辛也魏有李悝盡

地力之教正義李悝相魏文侯富國強兵楚有尸子長

盧集解尸子書晉人也錄曰楚有尸子疑謂其在蜀今

謀事畫計立法理民未嘗不與此規也商君被刑佼

言卒因葬蜀正義長盧九篇楚人絞阿之吁子焉集解

史記卷七十四

五中華書局聚

子世多有其書故不論其傳云蓋墨翟宋之大夫善

守禦為節用

成將以駟案墨子曰公輸般為雲梯之械

般墨子九距為城以牒為攻械公輸般九設攻城之機

變墨子九距之言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

曰公輸般子之意所以距我者吾不距子矣楚王問其故墨子亦

然曰公輸般子之意所以距我者吾不距子矣楚王問其故墨子亦

宋城無攻而待楚寇矣雖殺臣不能絕也楚王曰善哉

謂攻城之樓櫓也與器械同墨子曰解帶為械者謂墨

札也所術解身樓櫓等公輸般之攻械盡者劉氏云械謂

並孔子時或曰在其後

索隱按別錄云墨子問於墨

在子如子則墨子者

索隱述贊曰六國之末戰勝相雄軻遊齊魏其說

莊難列莫

史記卷終

一珍做宋版

史記卷七十四考證

孟子荀卿列傳始也濫耳索隱濫卽濫觴是江源之
初始故此文意以濫爲初也○顧炎武曰濫者汜
而無節之謂猶莊子之泔洋自恣也注引濫觴之
義以爲初者非

儻亦有牛鼎之意乎索隱呂氏春秋云函牛之鼎不
可以烹鷄是其有牛鼎也言衍之述迂大儻若大
用之是有牛鼎之意而譙周亦云觀太史公此論
是愛奇之甚矣○詹惟修曰牛鼎之說不必他求
卽上文伊尹負鼎百里奚飯牛也索隱舉呂氏春
秋及譙周之說意竊不然太史公言孔孟不合于
當時者始進不能投時好如尹與奚也今衍以不
軌之說見尊於諸侯是尹鼎奚牛之意豈若孔孟
哉二子求奇太過是遺近而求遠

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臣照按戰國策及韓詩外傳
春申君因客之說使人謝孫子孫子去之趙趙以
爲上卿又因客之說使人請於趙孫子僞喜謝之

以書因爲賦遺之中有讒夫將將以瞽爲明以聾
爲聰之語是春申未死而荀卿已去蘭陵矣荀子
賦篇可證也馬遷之說與諸家異

史記卷七十四考證

史記卷七十五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孟嘗君名文姓田氏文之父曰靖郭君田嬰田嬰者

齊威王少子而齊宣王庶弟也並無此戰國策及諸書

別子也故戰國策每稱嬰子盼子高誘注云田盼田

嬰也王劭又按戰國策云齊貌辨謂宣王曰王方為

太子時辨謂靖郭君不若廢太子更立郊師靖郭君

不忍宣王大息曰寡人少殊不知以此言之嬰非宜

明也田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與成侯鄒忌及田忌將而救韓伐魏成侯與田忌爭寵成侯賣田忌田忌懼襲齊之邊邑不勝亡走會威王卒宣王立知成侯

賣田忌乃復召田忌以為將宣王二年田忌與孫臏

田嬰俱伐魏敗之馬陵虜魏太子申而殺魏將龐涓

紀年當梁惠王二十八年宣王七年田嬰使於韓

魏韓魏服於齊嬰與韓昭侯魏惠王會齊宣王東阿

南齊州縣也盟而去紀年當惠王之後元十一年

文同但齊之威宣二王文外互不同也明年復與

梁惠王會甄案音絹是歲梁惠王卒宣王九年田嬰

相齊齊宣王與魏襄王會徐州而相王也紀年

三十年下邳遷于薛改名徐州楚威王聞之怒田嬰明年楚伐敗齊

師於徐州而使人逐田嬰田嬰使張丑說楚威王威

王乃止田嬰相齊十一年宣王卒湣王即位即位三

年而封田嬰於薛紀年以為梁惠王後元十三年

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薛故城在今徐州滕縣南

四十四里也 初田嬰有子四十餘人其賤妾有子名文文

以五月五日生嬰告其母曰勿舉也其母竊舉生之

索隱謂浴而乳之生謂長養之也 及長其母因兄弟而

見其子文於田嬰田嬰怒其母曰吾令若去此子而

敢生之何也文頓首因曰君所以不舉五月子者何

故嬰曰五月子者長與戶齊將不利其父母 索隱風

俗說五月五日生子 文曰人生受命於天乎將受命

於戶邪嬰默然文曰必受命於天君何憂焉必受命

於戶則高其戶耳誰能至者嬰曰子休矣久之文承

間問其父嬰曰子之子為何曰為孫孫之孫為何曰

為玄孫玄孫之孫為何曰不能知也 索隱爾雅云玄

孫之子為昆孫之子為玄孫之子為仍孫之子為來文曰君用事

相齊至今三王矣齊不加廣而君私家富累萬金門

下不見一賢者文聞將門必有將相門必有相今君

後宮蹈綺縠而士不得短褐衣而豎裁之以其省而

也便事僕妾餘梁肉而士不厭糟糠今君又尚厚積餘

藏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也而忘

公家之事日損文竊怪之於是嬰乃禮文使主家待

賓客賓客日進名聲聞於諸侯諸侯皆使人請薛公

田嬰以文為太子嬰許之嬰卒諡為靖郭君案皇覽

曰靖郭君冢在魯國薛城中東南陬或封邑號故

君者謂死後別號之曰靖郭耳則靖郭或封邑號故

漢齊王舅父駟鈞封靖郭侯是也陬音鄒亦音緇陬者城隅也而文果代立於薛是

為孟嘗君孟嘗君在薛招致諸侯賓客及亡人有罪

者皆歸孟嘗君孟嘗君舍業厚遇之案隱舍業者捨

厚事賓客也劉氏云舍音以故傾天下之士食客數

赦謂為之築舍立居業也

千人無貴賤一與文等孟嘗君待客坐語而屏風後

常有侍史主記君所與客語問親戚居處客去孟嘗君已使使存問獻遺其親戚孟嘗君曾待客夜食有一人蔽火光客怒以飯不等輟食辭去孟嘗君起自持其飯比之客慚自剉士以此多歸孟嘗君孟嘗君客無所擇皆善遇之人人各自以爲孟嘗君親己秦昭王聞其賢乃先使涇陽君爲質於齊以求見孟嘗君孟嘗君將入秦賓客莫欲其行諫不聽蘇代謂曰今日代從外來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蘇代謂木偶以土木爲之偶類於人也蘇代以土偶人曰天雨子將敗矣土偶人曰我生於土敗則歸土今天雨流子而行未知所止息也今秦虎狼之國也而君欲往如有不得還君得無爲土偶人所笑乎孟嘗君乃止齊湣王二十五年復卒使孟嘗君入秦昭王卽以孟嘗

君為秦相人或說秦昭王曰孟嘗君賢而又齊族也

今相秦必先齊而後秦秦其危矣於是秦昭王乃止

囚孟嘗君謀欲殺之孟嘗君使人抵昭王幸姬求解

抵謂觸冒而求之也幸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

曰以狐之白毛為裘謂集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

直千金天下無雙入秦獻之昭王更無他裘孟嘗君

患之徧問客莫能對最下坐有能為狗盜者曰臣能

得狐白裘乃夜為狗以入秦宮藏中正義藏取所獻

狐白裘至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

嘗君孟嘗君得出即馳去更封傳變名姓以出關

言是孟嘗君封傳今之驛券也夜半至函谷關

關在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

人馳傳逐之孟嘗君至關關法雞鳴而出客孟嘗君

陝州桃林縣

秦昭王後悔出孟嘗君求之已去即使

恐追至客之居下坐者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
傳出出如食頃秦追果至關已後孟嘗君出乃還始
孟嘗君列此二人於賓客賓客盡羞之及孟嘗君有
秦難卒此二人拔之自是之後客皆服孟嘗君過趙
趙平原君客之趙人聞孟嘗君賢出觀之皆笑曰始
以薛公為魁然也今視之乃眇小丈夫耳孟嘗君聞
之怒客與俱者下斫擊殺數百人遂滅一縣以去齊

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得一作德是潛王遣孟嘗君自言己無德

也故孟嘗君至則以為齊相任政孟嘗君怨秦將以齊

為韓魏攻楚因與韓魏攻秦魏齊共擊秦軍於函谷

而借兵食於西周蘇代為西周謂曰韓慶為西周謂

也薛公君以齊為韓魏攻楚九年取宛葉以北以彊韓

魏魏北舊屬楚二國共沒以入韓魏今復攻秦以益

之韓魏南無楚憂西無秦患則齊危矣韓魏必輕齊
畏秦臣爲君危之君不如令弊邑深合於秦而君無
攻又無借兵食君臨函谷而無攻令弊邑以君之情
謂秦昭王曰薛公必不破秦以彊韓魏其攻秦也欲
王之令楚王割東國以與齊東國齊徐夷而秦出楚懷

王以爲和君令弊邑以此惠秦秦得無破而以東國

自免也秦必欲之楚王得出必德齊齊得東國益彊

而薛世世無患矣秦不大弱而處三晉之西三晉必

重齊薛公曰善因令韓魏賀秦使三國無攻而不借

兵食於西周矣是時楚懷王入秦秦留之故欲必出

之秦不果出楚懷王孟嘗君相齊其舍人魏子爲孟

嘗君收邑入

故云魏子

舍人官微記姓而略其名

三反而

不致一入孟嘗君問之對曰有賢者竊假與之以故

不致入孟嘗君怒而退魏子居數年人或毀孟嘗君

於齊湣王曰孟嘗君將為亂及田甲劫湣王湣王意

疑孟嘗君孟嘗君乃奔集解徐廣曰湣王三十四年田甲劫王薛文走魏子

所與粟賢者聞之乃上書言孟嘗君不作亂請以身

為盟遂自剄宮門以明孟嘗君湣王乃驚而蹤跡驗

問孟嘗君果無反謀乃復召孟嘗君孟嘗君因謝病

歸老於薛湣王許之其後秦亡將呂禮相齊欲困蘇

代代乃謂孟嘗君曰周最於齊至厚也周最而

齊王逐之而聽親弗集解駟案親弗人姓名相

呂禮者欲取秦也齊秦合則親弗與呂禮重矣有用

齊秦必輕君君不如急北兵趨趙以和秦魏收周最

以厚行且反齊王之信索隱周最本厚於齊今欲逐

嘗令齊收周最以自厚其行又且又禁天下之變

史記卷七十五 五 中華書局聚

變謂齊秦合則親弗呂禮
用用則秦齊輕孟嘗也

齊無秦則天下集齊親弗

必走則齊王孰與爲其國也於是孟嘗君從其計而
呂禮嫉害於孟嘗君孟嘗君懼乃遺秦相穰侯魏冉
書曰吾聞秦欲以呂禮收齊齊天下之彊國也子必
輕矣齊秦相取以臨三晉呂禮必并相矣是子通齊
以重呂禮也若齊免於天下之兵其讎子必深矣子
不如勸秦王伐齊齊破吾請以所得封子齊破秦畏
晉之彊秦必重子以取晉晉國弊於齊而畏秦晉必
重子以取秦是子破齊以爲功挾晉以爲重是子破
齊定封秦晉交重子若齊不破呂禮復用子必大窮
於是穰侯言於秦昭王伐齊而呂禮亡後齊湣王滅
宋益驕欲去孟嘗君孟嘗君恐乃如魏魏昭王以爲
相西合於秦趙與燕共伐破齊齊湣王亡在莒遂死

焉齊襄王立而孟嘗君中立於諸侯無所屬齊襄王

新立畏孟嘗君與連和復親薛公文卒諡為孟嘗君

集解駟案皇覽曰孟嘗君冢在魯國薛城中向門東

向門出北邊門也詩云居常與許鄭玄曰常或作嘗

在薛之南孟嘗邑于薛城案孟嘗襲父封薛而號

曰孟嘗君此云諡非也孟字嘗邑名嘗邑在薛之旁

正魏共滅薛孟嘗絕嗣無後也初馮驩集解駟案音歡

反聞孟嘗君好客躡屣而見之案驩音許袁

君曰先生遠辱何以教文也馮驩曰聞君好士以貧

身歸於君孟嘗君置傳舍十日案驩音逐緣反按

當上中下三等之孟嘗君問傳舍長曰客何所為答

曰馮先生甚貧猶有一劍耳又蒯集解駟案苦怪反

其劍把無物可裝侯集解駟案音侯亦作候謂把劍

以小繩纏之也絛集解駟案音絛亦作絛謂把劍

絛謂把劍之物言其劍無物可彈其劍而歌曰長鋏

裝但以蒯繩纏之故云蒯絛也

史記卷七十五 六一中華書局聚

歸來乎食無魚孟嘗君遷之幸舍食有魚矣五日又

問傳舍長答曰客復彈劍而歌曰長鋏歸來乎出無

輿孟嘗君遷之代舍出入乘輿車矣五日孟嘗君復

問傳舍長舍長答曰先生又嘗彈劍而歌曰長鋏歸

來乎無以為家孟嘗君不悅居期年馮驩無所言孟

嘗君時相齊封萬戶於薛其食客三千人邑入不足

以奉客符用反使人出錢於薛歲餘不入貸錢者多

不能與其息也息猶利也客奉將不給孟嘗君憂之

問左右何人可使收債於薛者傳舍長曰代舍客馮

公形容狀貌甚辯長者無他伎能伎亦作技宜可令

收債孟嘗君乃進馮驩而請之曰賓客不知文不肖

幸臨文者三千餘人邑入不足以奉賓客故貸息錢

於薛薛歲不入民頗不與其息今客食恐不給願先

生責之馮驩曰諾辭行至薛召取孟嘗君錢者皆會
得息錢十萬乃多釀酒買肥牛召諸取錢者能與息
者皆來不能與息者亦來皆持取錢之券書合之齊
爲會日殺牛置酒酒酣乃持券如前合之能與息者
與爲期貧不能與息者取其券而燒之曰孟嘗君所
以貸錢者爲民之無者以爲本業也所以求息者爲
無以奉客也令富給者以要期貧窮者燔券書以捐
之諸君彊飲食有君如此豈可負哉坐者皆起再拜
孟嘗君聞馮驩燒券書怒而使使召驩驩至孟嘗君
曰文食客三千人故貸錢於薛文奉邑少

言文
之奉邑少

故令出息
于薛也

而民尙多不以時與其息客食恐不足故

請先生收責之聞先生得錢卽以多具牛酒而燒券
書何馮驩曰然不多具牛酒卽不能畢會無以知其

有餘不足有餘者爲要期不足者雖守而責之十年
息愈多急卽以逃亡自捐之若急終無以償上則爲
君好利不愛士民下則有離上抵負之名非所以厲
士民彰君聲也焚無用虛債之券捐不可得之虛計
令薛民親君而彰君之善聲也君有何疑焉孟嘗君
乃拊手而謝之齊王惑於秦楚之毀以爲孟嘗君名
高其主而擅齊國之權遂廢孟嘗君諸客見孟嘗君
廢皆去馮驩曰借臣車一乘可以入秦者必令君重
於國而奉邑益廣可乎孟嘗君乃約車幣而遣之馮
驩乃西說秦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西入秦者
無不欲彊秦而弱齊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
齊而弱秦此雄雌之國也勢不兩立爲雄雄者得天
下矣秦王蹠而問之曰何以使秦無爲雌而可馮驩

曰王亦知齊之廢孟嘗君乎秦王曰聞之馮驩曰使齊重於天下者孟嘗君也今齊王以毀廢之其心怨必背齊背齊入秦則齊國之情人事之誠盡委之秦齊地可得也豈直爲雄也君急使使載幣陰迎孟嘗君不可失時也如有齊覺悟復用孟嘗君則雌雄之所在未可知也秦王大悅乃遣車十乘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馮驩辭以先行至齊說齊王曰天下之游士憑軾結鞶東入齊者無不欲彊齊而弱秦者憑軾結鞶西入秦者無不欲彊秦而弱齊者夫秦齊雄雌之國秦彊則齊弱矣此勢不兩雄今臣竊聞秦遣使車十乘載黃金百鎰以迎孟嘗君孟嘗君不西則已西入相秦則天下歸之秦爲雄而齊爲雌雌則臨淄卽墨危矣王何不先秦使之未到復孟嘗君而益與

之邑以謝之孟嘗君必喜而受之秦雖疆國豈可以
請人相而迎之哉折秦之謀而絕其霸彊之略齊王
曰善乃使人至境候秦使秦使車適入齊境使還馳
告之王召孟嘗君而復其相位而與其故邑之地又
益以千戶秦之使者聞孟嘗君復相齊還車而去矣
自齊王毀廢孟嘗君諸客皆去後召而復之馮驩迎
之未到孟嘗君太息歎曰文常好客遇客無所敢失
食客三千有餘人先生所知也客見文一日廢皆背
文而去莫顧文者今賴先生得復其位客亦有何面
目復見文乎如復見文者必唾其面而大辱之馮驩
結轡下拜孟嘗君下車接之曰先生爲客謝乎馮驩
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固然
君知之乎孟嘗君曰愚不知所謂也曰生者必有死

物之必至也富貴多士貧賤寡友事之固然也君獨

不見夫朝趨市者乎

趨音娶趨向也又音趨

明日側肩爭門

而入日暮之後過市朝者掉臂而不顧

反朝音潮言過光臥

市之行市朝有如朝非好朝而惡暮所期物忘其中

期物謂入市心中所期之物利人平明側肩爭門而入至日暮所期忘其中忘者無也其中市朝之中言

日暮物盡故今君失位賓客皆去不足以怨士而徒

絕賓客之路願君遇客如故孟嘗君再拜曰敬從命

矣聞先生之言敢不奉教焉

太史公曰吾嘗過薛其俗閭里率多暴桀子弟與鄒

魯殊問其故曰孟嘗君招致天下任俠姦人入薛中

蓋六萬餘家矣世之傳孟嘗君好客自喜名不虛矣

索隱述贊曰靖郭之子威王之孫既疆其國實高其門好客喜士見重平原雞鳴狗盜魏子馮驩如

何承睫薛縣徒存

史記卷七十五

九一中華書局聚

史記卷七十五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孟嘗君列傳卽位三年而封田嬰於薛索隱紀年以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四月齊威王封田嬰于薛十月齊城薛十四年薛子嬰來朝十五年齊威王薨嬰初封彭城皆與此文異○戰國策校注曰史以田嬰之封在湣王三年從通鑑則在宣王二十二年按嬰自威王時任職用事而文之言曰君用事相齊至今三王矣三王者威宣閔也故大事記以嬰卒文立附見於閔王元年策曰受薛於先王先王之廟在薛則是威王之世嬰已受封史亦不合索隱引紀年云云考之史梁惠王後元十三年在今封嬰前一年不得爲威王之世亦皆不合惟梁惠前十三年則正當威王時疑此處有差互而嬰之封薛則實威王之世也

欲以遺所不知何人索隱遺音唯季反猶言不知欲遺與何人也○董份曰遺所不知何人因前問玄孫之孫爲何曰不能知也故此言遺之不能知之

子孫耳

見木偶人與土偶人相與語索隱蘇代以土偶比涇陽君木偶比孟嘗君○徐孚遠曰索隱非也涇陽君亦實於他國安得比土偶

齊潛王不自得以其遣孟嘗君索隱得一作德是潛王遣孟嘗君自言己無德故也○董份曰不自得者言己遣之幾爲秦害故不自安耳索隱謬

九年取宛葉以北○鮑彪戰國策注曰九字誤當云六或五又曰按楚記三國攻楚秦救之引去與此言取宛葉小駁

其舍人魏子爲孟嘗君收邑入○唐順之曰魏子馮驩豈一事而傳聞異耶臣照按晏子北郭騷事與此亦大同小異蓋戰國時習尚如此則流言亦如此舉不足信也

收周最以厚行○戰國策作以爲後行

初馮驩聞孟嘗君好客○習學記言曰馮驩事與戰國策馮煖稍殊史記蓋別有所本其義爲勝也

珍傲宋版印

孟嘗君不悅○凌稚隆曰按國策無以爲家下云左
右皆惡之以爲貪而不知足孟嘗君問馮公有親
乎對曰有老母孟嘗君使人給其食用無使乏于
是馮驩不復歌史記以左右惡之爲孟嘗君不悅
似誤

馮驩乃西說秦王○國策作馮煖西遊梁

馮驩曰非爲客謝也爲君之言失夫物有必至事有
固然君知之乎○臣照按此本國策譚拾子語自
馮驩至此疑亦楮先生續爲之與史文不類

史記卷七十五考證

史記卷七十六

漢 太 史 令司馬遷 撰

宋中郎外兵曹參軍裴駰集解

唐國子博士弘文館學士司馬貞索隱

唐諸王侍讀率府長史張守節正義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平原君趙勝者趙之諸公子也徐廣曰魏公子傳曰趙惠文王弟

勝式證反諸子中勝最賢喜賓客賓客蓋至者數千人

平原君相趙惠文王及孝成王三去相三復位封於

東武城徐廣曰屬清河今具州武城縣也平原君家樓臨民家

民家有甃者樂散行汲音壁駰案散亦作珊音壁

同甃也平原君美人居樓上臨見大笑之明日甃者

至平原君門請曰臣聞君之喜士士不遠千里而至

者以君能貴士而賤妾也臣不幸有罷癰之病

徐廣

曰癰音隆病也

罷音皮癰音呂

宮反罷癰背疾言腰曲而背隆高也

而笑臣臣願得笑臣者頭平原君笑應曰諾覽者去平原君笑曰觀此豎子乃欲以一笑之故殺吾美人

不亦甚乎終不殺居歲餘賓客門下舍人稍稍引去

者過半平原君怪之曰勝所以待諸君者未嘗敢失

禮而去者何多也門下一人前對曰以君之不殺笑

覽者以君為愛色而賤士士即去耳於是平原君乃

斬笑覽者美人頭自造門進覽者因謝焉其後門下

乃復稍稍來是時齊有孟嘗魏有信陵楚有春申故

爭相傾以待士

徐廣曰

秦之圍邯鄲

文王九年

秦昭王十五年趙使平原君求救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

有勇力文武備具者二十人偕平原君曰使文能取

勝則善矣文不能取勝則敵血於華屋之下必得定
從而還士不外索取於食客門下足矣得十九人餘
無可取者無以滿二十人門下有毛遂者前自贊於
平原君曰遂聞君將合從於楚約與食客門下二十
人偕不外索今少一人願君卽以遂備員而行矣平
原君曰先生處勝之門下幾年於此矣毛遂曰三年
於此矣平原君曰夫賢士之處世也譬若錐之處囊
中其末立見今先生處勝之門下三年於此矣左右
未有所稱誦勝未有所聞是先生無所有也先生不
能先生留毛遂曰臣乃今日請處囊中耳使遂蚤得
處囊中乃穎脫而出穎也脫吐活反非特其末見而
已平原君竟與毛遂偕十九人相與目笑之而未發
也索發一作廢鄭玄云皆目視而輕笑之未能卽廢棄之也毛遂比至楚與十

九人論議十九人皆服平原君與楚合從言其利害日出而言之日中不決十九人謂毛遂曰先生上毛遂按劍歷階而上謂平原君曰從之利害兩言而決耳今日出而言從日中不決何也楚王謂平原君曰客何爲者也平原君曰是勝之舍人也楚王叱曰胡不下吾乃與而君言汝何爲者也毛遂按劍而前曰王之所以叱遂者以楚國之衆也今十步之內王不得恃楚國之衆也王之命懸於遂手吾君在前叱者何也且遂聞湯以七十里之地王天下文王以百里之壤而臣諸侯豈其士卒衆多哉誠能據其勢而奮其威今楚地方五千里持戟百萬此霸王之資也以楚之彊天下弗能當白起小豎子耳率數萬之衆興師以與楚戰一戰而舉鄢郢再戰而燒夷陵三戰而

辱王之先人此百世之怨而趙之所羞而王弗知惡

焉鳥故反惡合從者為楚非為趙也吾君在前叱者何

也楚王曰唯唯誠若先生之言謹奉社稷而以從毛

遂曰從定乎楚王曰定矣毛遂謂楚王之左右曰取

雞狗馬之血來牛及馬諸侯以犬及豕大夫已下用

雞今此總言盟之用血故毛遂奉銅盤若周禮則用

珠盤也而跪進之楚王曰王當歃血而定從次者吾君

次者遂遂定從於殿上毛遂左手持盤血而右手招

十九人曰公相與歃此血於堂下所甲反公等錄

錄借字耳又說文云錄錄隨從之貌也所謂因人成

事者也平原君已定從而歸歸至於趙曰勝不敢復

相士勝相士多者千人寡者百數自以為不失天下

之士今乃於毛先生而失之也毛先生一至楚而使

趙重於九鼎大呂呂至楚使趙重於九鼎大呂國之寶器言毛遂

所重也大呂周廟大鍾大毛先生以三寸之舌彊於百萬之師

勝不敢復相士遂以為上客平原君既返趙楚使春

申君將兵赴救趙魏信陵君亦矯奪晉鄙軍往救趙

皆未至秦急圍邯鄲邯鄲急且降平原君甚患之邯

鄲傳舍吏子李同史公諱改也說平原君曰君不憂

趙亡邪平原君曰趙亡則勝為虜何為不憂乎李同

曰邯鄲之民炊骨易子而食可謂急矣而君之後宮

巨百數婢妾被綺縠餘梁肉而民褐衣不完糟糠不

厭民困兵盡或剡木為矛矢而君器物鍾磬自若使

秦破趙君安得有此使趙得全君何患無有今君誠

能令夫人以下編於士卒之間分功而作家之所有

盡散以饗士士方其危苦之時易德耳危苦之時易

有恩於是平原君從之得敢死之士三千人李同遂

與三千人赴秦軍秦軍爲之卻三十里亦會楚魏救

至秦兵遂罷邯鄲復存李同戰死封其父爲李侯

徐廣曰河內成皋有李城
懷州溫縣本李
城也李同父所封隋煬帝從故溫城移縣於此虞卿

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爲平原君請封公孫龍聞之

夜駕見平原君曰龍聞虞卿欲以信陵君之存邯鄲

爲君請封有之乎平原君曰然龍曰此甚不可且王

舉君而相趙者非以君之智能爲趙國無有也割東

武城而封君者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乃

以君爲親戚故也君受相印不辭無能割地不言無

功者亦自以爲親戚故也今信陵君存邯鄲而請封

是親戚受城而國人計功也

集解徐廣曰一本是親戚受城而以國許人
此甚不可且虞卿操其兩權事成操右券以責

索隱言虞

御論平原君取封事成則事不成以虛名德君君必

勿聽也平原君遂不聽虞卿平原君以趙孝成王十

五年卒紫六國年表及世家並子孫代後竟與趙

俱亡平原君厚待公孫龍公孫龍善為堅白之辯及

鄒衍過趙紫過言至道乃絀公孫龍集錄曰齊使鄒

衍過趙平原君見公孫龍及其徒綦母子之屬論白

馬非馬之辯以問鄒子鄒子曰不可彼天下之辯有

五勝三至而辭正為下辯者別殊類使與不知焉序異

端使不相亂抒意通指明其所謂使人與知焉序異

相辯也故勝者不至煩文以相守不勝者得其所求若

言而競後息不能無害君子坐皆稱善紫夫繳紛爭

爭言而竟後息不能無害也集徐廣曰躡草履

虞卿者游說之士也躡躡擔簦也集長柄笠音登笠

有柄者謂之簦

說趙孝成王一見賜黃金百鎰白璧

集謙周曰食邑

一雙再見為趙上卿故號為虞卿集謙周曰食邑

屬河東太陽縣今秦趙戰於長平趙不勝亡一都尉

趙王召樓昌與虞卿曰軍戰不勝尉復死

集解徐廣曰復一作

係寡人使束甲而趨之何如樓昌曰無益也不如發

重使爲媾

集解古后反求和曰媾按媾亦講講亦和也

虞卿曰昌言媾

者以爲不媾軍必破也而制媾者在秦且王之論秦

也欲破趙之軍乎不邪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且欲

破趙軍虞卿曰王聽臣發使出重寶以附楚魏楚魏

欲得王之重寶必內吾使趙使入楚魏秦必疑天下

之合從且必恐如此則媾乃可爲也趙王不聽與平

陽君爲媾發鄭朱入秦秦內之趙王召虞卿曰寡人

使平陽君爲媾於秦秦已內鄭朱矣卿以爲奚如虞

卿對曰王不得媾軍必破矣天下賀戰勝者皆在秦

矣鄭朱貴人也入秦秦王與應侯必顯重以示天下

楚魏以趙爲媾必不救王秦知天下不救王則媾不可得成也應侯果顯鄭朱以示天下賀戰勝者終不肯媾長平大敗遂圍邯鄲爲天下笑秦旣解邯鄲圍而趙王入朝使趙郝

集解

駟案郝音釋

徐廣曰一作赦

約事於秦割

六縣而媾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尙能進愛王而弗攻乎王曰秦之攻我也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來年秦復攻王王無救矣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趙郝曰虞卿誠能盡秦力之所至乎誠知秦力之所不能進此彈丸之地弗予令秦來年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王曰請聽子割矣子能必使來年秦之不復攻我乎趙郝對曰此非臣之所敢

任也他日三晉之交於秦相善也今秦善韓魏而攻王王之所以事秦必不如韓魏也今臣爲足下解負

親之攻

索隱

爲足下解其負擔而親自攻之也

開關通幣齊交韓魏至

來年而王獨取攻於秦此王之所以事秦必在韓魏之後也此非臣之所敢任也王以告虞卿虞卿對曰郝言不媾來年秦復攻王王得無割其內而媾乎今媾郝又以不能必秦之不復攻也今雖割六城何益來年復攻又割其力之所不能取而媾此自盡之術也不如無媾秦雖善攻不能取六縣趙雖不能守終不失六城秦倦而歸兵必罷我呂六城收天下以攻罷秦是我失之於天下而取償於秦也吾國尙利孰與坐而割地自弱以彊秦哉今郝曰秦善韓魏而攻趙者必以爲韓魏不救趙也而王之軍必孤又以王

之事秦不如韓魏也是使王歲以六城事秦也即坐而城盡來年秦復求割地王將與之乎弗與是棄前功而挑秦禍也與之則無地而給之語曰疆者善攻弱者不能守今坐而聽秦秦兵不弊而多得地是疆秦而弱趙也以益疆之秦而割愈弱之趙其計故不止矣且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給無已之求其勢必無趙矣趙王計未定樓緩從秦來趙王與樓緩計之曰予秦地何如毋予孰吉緩辭讓曰此非臣之所能知也王曰雖然試言公之私

按私謂私心也

樓緩對曰王亦聞夫公甫文伯母乎

正義季康子從

祖母文伯名躒康子從父昆弟

公甫文伯仕於魯病死女子為自殺

於房中者二人其母聞之弗哭也其相室曰

正義謂傅姆之

也類焉有子死而弗哭者乎其母曰孔子賢人也逐於

魯而是人不隨也今死而婦人爲之自殺者二人若是者必其於長者薄而於婦人厚也故從母言之是爲賢母從妻言之是必不免爲妬妻故其言一也言者異則人心變矣今臣新從秦來而言勿予則非計也言予之恐王以臣爲爲秦也故不敢對使臣得爲大王計不如予之王曰諾虞卿聞之入見王曰此飾說也王昏勿予

集解

徐廣曰昏音慎

樓緩聞之往見王王又以

虞卿之言告樓緩樓緩對曰不然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夫秦趙構難而天下皆說何也曰吾且因疆而乘弱矣今趙兵困於秦天下之賀戰勝者則必盡在於秦矣故不如亟割地爲和以疑天下而慰秦之心不然天下將因秦之疆怒乘趙之弊瓜分之趙且亡何秦之圖乎故曰虞卿得其一不得其二願王以此

決之勿復計也。虞卿聞之往見王曰：危哉！樓子之所以爲秦者是愈疑天下而何慰秦之心哉！獨不言其示天下弱乎？且臣言勿予者非固勿予而已也。秦索六城於王而王以六城賂齊，齊秦之深讎也。得王之六城并力西擊秦，齊之聽王不待辭之畢也。則是王失之於齊而取償於秦也。而齊趙之深讎可以報矣。而示天下有能爲也。王以此發聲，兵未窺於境，臣見秦之重賂至趙而反媾於王也。從秦爲媾，韓魏聞之必盡重王。重王必出重寶以先於王，則是王一舉而結三國之親而與秦易道也。正議前取秦攻今得趙賂是易道也易音亦趙王曰：善！則使虞卿東見齊王，與之謀。秦虞卿未返，秦使者已在趙矣。樓緩聞之亡去趙，於是封虞卿以一城，居頃之而魏請爲從。趙孝成王召虞卿謀過平原。

君音戈過平原君曰願卿之論從也虞卿入見王王

曰魏請為從對曰魏過集解王曰寡人固未之

許對曰王過王曰魏請從卿曰魏過寡人未之許又

曰寡人過然則從終不可乎對曰臣聞小國之與大

國從事也有利則大國受其福有敗則小國受其禍

今魏以小國請其禍而王以大國辭其福臣故曰王

過魏亦過竊以為從便王曰善乃合魏為從虞卿既

以魏齊之故不重萬戶侯卿相之印與魏齊間行卒

去趙困於梁魏齊已死不得意乃著書魏齊間行

仇秦求之急乃抵虞卿相印乃與齊間行士歸

梁以託信陵君信陵君疑未決齊自殺故虞卿失相

乃窮愁也上採春秋下觀近世曰節義稱號揣摩政

謀凡八篇以刺譏國家得失世傳之曰虞氏春秋

藝文志云十篇

史記卷七十六

中華書局聚

太史公曰平原君翩翩濁世之佳公子也然未睹大

體鄙語曰利令智昏平原君君貪馮亭邪說使趙陷長

平兵四十餘萬衆邯鄲幾亡集解譙周曰長平之陷

何怨平原受馮亭哉虞卿料事揣情為趙畫策何其工也及不

忍魏齊卒困於大梁庸夫且知其不可況賢人乎然

虞卿非窮愁亦不能著書以自見於後世云

索隱述贊曰翩翩公子天下奇器笑姬從戮義士

增氣兵解李同盟定毛遂虞卿躡蹻受賞料事乃

困魏齊著

史記卷七十六

史記卷七十六考證

平原君虞卿列傳秦之圍邯鄲正義趙惠文王九年秦昭王十五年○臣照按六國年表邯鄲之圍在趙孝成王九年秦昭王五十年若趙惠文王九年則秦昭王十七年正義有誤字

非以君爲有功也而以國人無勳○顧炎武曰當作一句讀言非國人無功而不封君獨有功而封也趙王召樓昌○顧炎武曰樓昌樓緩恐是一人虞卿進說亦是一事記者或以爲趙王不聽或以爲聽之太史公兩收之而不覺其重爾

王以虞卿之言告趙郝○戰國策作樓緩新序同

史記卷七十六考證